

史228.2

574.2

3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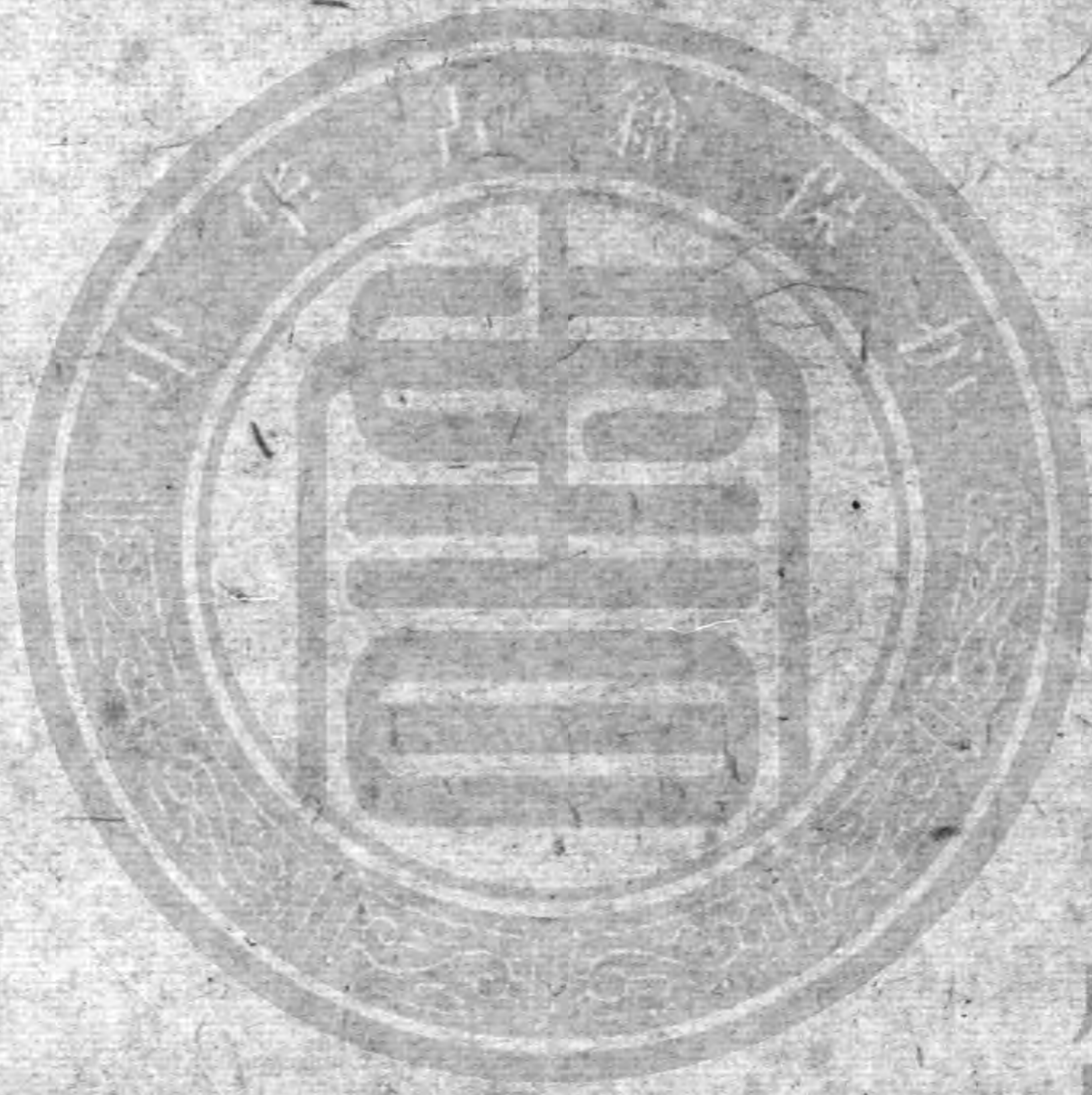
4379

:62

~~史222~~

~~574~~

~~部~~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四

宋 李燾撰

神宗

熙甯八年五月辛酉朔疏開封府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府界及諸路亦如之詔監司提舉司於察訪體量官並申狀吏人有習法令錢穀卓然可選用者察訪體量官具名上中書軍器監言在京及諸路造大名府澶州軍器什物欲分遣官催促仍委逐路職司一員往來提舉從之詔御史臺劾世居本宮尊屬最長者以聞

甲子詔分環慶路兵五萬二千六十九馬六千四百七十六為四將副總管林廣為中軍將都鈐轄梁從吉副

之鈐轄神古為第二將董穎叔副之都監雷嗣文為第
三將知大順城寶瓊副之都監李孝孫為第四將慶州
北路都監巡檢孫昭諫副之開月十一日分秦鳳兵為
原五將新紀不書獨書此分環慶 詔腰斬進士李侗
兵為四將將誤也舊紀見三月一日

坐與世居李逢等謀不軌也
丙寅命輔臣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 淮南節度使守
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改為永興節度使再任琦自
去秋累上章請致仕章每上必遣近侍齋詔慰諭不許
於是又力請而有是命琦時已病不及拜也 太常丞
集賢殿修撰御史知雜事張琥兼判司農寺 王安石
言司農欲令定州煮粥散饑民此非便向已修條貫今
及未困募之興利而諸路多且如舊不肯推行上曰河

東煮粥李承之云須至如此人得米乃食生米安石曰
人食生米未知虛實不知何故有米乃不能炊煮假令
有此亦由官司失於措置若聚人每大口日給一升小
口給半升即饑民須廢業待給如此則容有不暇炊煮
者今救饑俵飯凡半年若以作飯之米計口俵與令各
與營生官所費無加而饑民得實惠不妨經營衣食猶
勝於聚而俵粥飯不能救死徒成疫癘也 詔知大宗
正司官及十年取旨仍歲與一子若孫遙郡刺史以下
官減二年磨勘 又詔三司判官杜訢展二年磨勘檢
法官賈種民特衝替坐斷犯倉法人從杖罪中書以為
不當故也 監管趙居親的骨肉陳惟和言居有乳母
姨媼乞配度為尼從之又言已籍記其家貲詔均給其

妻焦氏等令太宗正司給訖具數以聞

丁卯太學進士楊伋權武學傳授候一年召試伋撰述
李靖兵法并上圖議特錄之 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昨

以范濟口分減御河水勢歲有勞費故改作石堰欲經
久堅完而用工累年數月輒壞其被賞官吏望賜追奪

從之 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前日世居之獄徐禧
乞不簽書而鄧綰范百祿故在也朝廷即令二中使就

審其誠否乞自今大獄有疑或勘官異同精擇侍從或
錄問官以往事已之後明辨曲直又聞禧百祿為李士

甯刑名封章互上乞降二人書辨之不報朱史簽點云
今復存之但云不然案孝寬琥被命
或因承禧有言也豈得謂無施行 詔曾孝寬張琥

看詳監察御史裏行徐禧同知諫院范百祿互奏李士

甯文字劾理曲者以聞先是百祿與鄧綰徐禧雜治世

居獄士甯以術游公卿間嘗遇居母以詩遺之有耿鄧

忠勳後門連坤日榮之語初以為士甯所為既而內出

仁宗御集乃賜曹傅挽詞士甯亦以此自解百祿許士

甯贈詩之意士甯對曰彼乃太祖之後帝子王孫是甚

差事百祿謂士甯熒惑居以致不軌之禍且疑知居逆

謀推問不服居及李逢亦以士甯為不與謀也禧語百

祿豈有人十七八年前率意作詩便欲加罪百祿以為

不然禧乃奏士甯贈詩未為狂悖彼亂人挾借解釋何

所不至而百祿之意以為士甯嘗在王安石門下擅增

損案牘必欲鍛鍊附致妖言死罪迫勒引諭屢通屢卻

夫挾大臣故舊以枉陛下之法與借人死命以贈已之

賈

疑者相去幾何臣皆不忍行此乞免簽書差公平官結
勘詔不許卒論士甯徒罪於是百祿奏士甯詭誕謾
惑世亂俗終身隱匿一旦顯敗此王制之所必誅而不
以聽者也向士甯未到時禧嘗謂臣曰若士甯罪不至
死禧須奏乞誅之及見本人何遽翻覆如此臣竊謂禧
之所存固非仁於士甯其意必欲承此間隙收恩掠美
使執政大臣愛已而惡人耳禧御史而敢昌言於朝挾
詐罔上此風寢長陛下將何恃耶今案牘分明囚人尙
在請據禧章治其虛實如臣果有迫勒引諭屢通屢卻
鍛鍊附致之狀則臣敢從放棄不齒士論若臣實無之
而禧率爾言則是懷邪黨姦不憚欺罔以誤朝聽以媚
大臣恐不足以當陛下耳目風憲之任乃詔孝寬琥辨

其曲直始禧奏乞免簽書上卽令內侍李舜舉馮宗道
推問士甯謂王安石曰百祿意亦無他兼未結案禧遽
入文字似有意傾百祿人心難知朕雖見禧曉事然豈
保其心安石曰如此則百祿素行忠信必能上體聖意
禧必爲邪有所黨附上曰士甯更有罪於卿何損況今
所坐並無他安石曰士甯縱謀反陛下以爲臣罪臣敢
不伏辜然內省實無由知亦無可悔恨然初聞士甯坐
獄臣實恐懼自陛下卽位以來未嘗勘得一獄正當臣
言非誣皆可驗覆也今士甯坐獄語言之間稍加增損
臣便有難明之罪旣而自以揣心無他橫爲愴邪誣陷
此亦有命用此自安然陛下以爲人心難知亦不至此
若素行君子必不爲小人素行小人豈有復爲君子上

曰如曾布卿亦豈意其如此安石曰曾布性行臣所諳知方臣未薦用時極非毀時事臣以其材可使故收之及後宣力臣傾心遇之冀其遂為君子非敢保其性行有素也布且如此陛下豈可不知其故若陛下以一德遇羣臣布知利害所在必不至此陛下豈可不思他日又言昨臣論奏范百祿徐禧事不顧上下禮節犯陛下顏色者誠激於事君之義也子路行行如也然孔子教之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雖行行然至於衛君以正名為迂於孔子則欲以門人為臣未免為欺也然則不欺而犯人臣之所難臣所以如此徒以報陛下故爾陛下於徐禧等事何須遽有適莫此兩人相訟自當有曲直陛下有適莫小人承望便於曲直有所撓曲直有

所撓即害朝廷政事臣備位執政政者正也今曲直有所撓即害臣職事此臣所以不免犯顏論奏如向時曾布事臣屢奏力爭願陛下勿倉卒倉卒即上下承望所推事皆失實陛下不聽不知後來事果如何及孝寬琥受詔百祿竟得罪

戊辰定州路安撫司言北人引兵焚廣信軍新河口鋪及擄卻廣信安肅軍界居民詔知廣信軍狄詠斥堠不嚴知安肅軍郭忠嗣失覺察各罰銅二十斤軍士鬪敵傷重遷一資不願者賜絹二十疋傷輕十疋其遂城安肅兩縣尉委安撫司選舉使臣代之詔三司選官往江淮發運司趣上供糧綱令張頡具滯留因依以聞已已三司言乞責發運司漕今歲上供及積欠須及六

百萬石從之 是日詔諸路並權住教五軍陣止教四

御陣此據會要乃五月九日詔王安石實錄云上用李

惠卿極論難其不可與惠卿論難而王珪不言安石曰先

順上意以爲善獨改今作四部即兵以分合爲一變不

王部分則大將不附四部所依附若無四部則何待敵

兩部大將若不附四部所依附若無四部則何待敵

上默然乃且令試教此據實錄三月十五日衛如事今附見

十六日定御陣法當參考二月

辛未詔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相度鹺地可淤漑處以

間初提舉賣鹽錄草澤朱唐爲內殿崇班賜錢五

百緡潘若冲爲右侍禁宋庠王純爲左班殿直賜錢二

百緡沂州左一將潘顥徐州彭城縣弓手楊坦爲下班

殿侍餘各賜錢有差皆以告發捕捉李逢等推恩也

右班殿直閤門祇候申詡爲左班殿直上批詡人品庸

下祇應生疎故罷其閤門事

壬申詔寶文閣待制李承之罷糾察在京刑獄以承之

言兄立之等各主刑獄故也 詔自今駙馬都尉改官

及七年取旨先是駙馬都尉初無改官法至是始著爲

令後又詔及七年令尙書吏部磨勘更不取旨五月十日

約遷汝防

癸酉詔中書禮房言欲令諸科舉人試斷案大義者以

六場通考定去留高下不與其餘諸科比量分數據合

格人盡數解發從之 又詔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官綴

中書省班官卑者次起居舍人坐知雜御史下侍御史

上上批付韓縝等勘會昨朝辭日曾面諭卿等候卿

到邊上先約與北人於水峪地分相見分畫訖將以次

實資台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地分商量今得卿等今月十九日奏與蕭禧穎相見因何卻將東至團山鋪西至瓦窰塢一起並與北人議定遂致貪婪麻谷地分不肯了當可速分析奏聞其水峪以次地分不管更致促迫須候一處開壕立堠一切了當方得躬親往彼按視分畫此據兩朝誓書冊內五月十三日付韓縝等是日因進呈福建茶事上謂王安石曰財利須因物勢自然輔之以法乃可從若強以法制即不可久安石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乃聖人所以治天下非特財利事而已上曰薛向多作小鈔賣解鹽不知久則壅而不泄亦非通曉解鹽本末者安石曰非薛向不知解鹽乃朝廷不察薛向故向以此欺朝廷爾上曰由此言之須久任則如此不得安石曰要官有關則才者當進遷

豈可以其材更留滯而不使進上曰如陳恕堪執政以其曉財利令依參政恩例且主計可也安石曰若能分別是非邪正以大德役小德則人臣雖在事一日亦不敢為欺若其不能則雖久任孰與照姦上曰要在上之人曉事安石曰若但曉事而不免有養望持祿之心則雖見如薛向者安肯點檢上曰以此要知序德乃能序爵

甲戌同判都水監屯田員外郎侯叔獻為度支員外郎陞一任以都水監言汴口自去秋河流退背取水淺澁度開濬當役五萬五千人而叔獻親帥二萬人治之有成功故也呂惠卿曰錄熙寧八年十月十四日進呈楊汲功須升任令再任余曰楊汲即此人是臣之無服表親臣舊薦與王安石韓絳今水淤田此人卻有守曾公亮親外生

汲初淤田時公亮謂汲曰亦佳其有少好差遣卻與他管勾
恁地事是他堅不從臣畫亦佳其有少好差遣卻與他管勾
人淤田日卻堅不從臣畫亦佳其有少好差遣卻與他管勾
侯叔獻元遂有成功上汲日昨來已賜田及兵部員外郎
上日叔獻元遂有成功上汲日昨來已賜田及兵部員外郎
首恐陛下他日要多功如輩亦可用安石進前陳
任不升任例安石日金君卿元為廣西了役法不得再
卿去升了不得用特與升一任昨來王庭老必是錯引此
余日亦不得用特與升一任昨來王庭老必是錯引此
陛下一以監司得力甯與轉官或陞任不呈庭老必是錯引此
一任差遣上日此力甯與轉官或陞任不呈庭老必是錯引此
之義安石日此力甯與轉官或陞任不呈庭老必是錯引此
又卻只落權字李純庭是錯孫珪亦緣此乃增秩三年兩
浙首尾今已六年昨來初施行新法差張詢王醇林
英勾當不得遂差庭老創初施行新法差張詢王醇林
上並呂惠卿日錄所載緣檢楊汲事未獲因此侯叔獻
附此姑 堂後官右贊善大夫周清為文思副使管勾
當改殿中丞乞換官許之司馬豐元正月清駿相州獄

法此不入內東頭供奉官寄昭宣使嘉州防禦使
同考 李憲為入內押班時入內副都知張若水久病在告闕
官憲以有功洮西故超授之 上批付韓縝等今月十
三日據走馬承受所奏有陽武石硖所寨續起遣弓箭
手三百餘戶一千餘口見無處安存及卿等與禧穎相
見日逐不住添展地土致北人旋旋侵逾不肯休止等
事未知上項弓箭手因何又有起遣及添展地土有何
道理是不是慶麻中撥與後來卻有侵過之處疾速勘
會聞奏 此據兩朝誓書冊內
乙亥詔李承之參定蕃兵法初上閱樞密院所擬定措
置蕃兵法條目未詳手詔以為此法初未書契勘見修
條約及諸路團結補職次序而遽頒之則當有抵礙無
實台通鑑編 卷一百六十四

疑儻旋用諸處奏請改更乃所以啟有司奉行滅裂不
謹之意朝廷號令數易如此非便故有是詔 禮院言
今年四月太廟禘祭排列神位已依敕命尊始祖居東
嚮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如遇禘
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補蕃僧李巴占為三班差使依
本族蕃巡檢巴占居黃河北領部族甚眾地接西夏為所
誘脅故以職名羈縻之從洮西安撫司請也 詔發運
轉運點刑獄提舉司州縣吏及衙前不犯徒若贓罪
能通法律聽三歲一試斷案轉運司以八月差官如試
舉人法每路取毋過三人本司具名并試卷以聞委中
書詳覆次年二月并在京諸司吏願試者同差官比試
取毋過十人補御史臺主推書吏以次補審刑院糾察

司書令史試不中者軍巡院人與三司大將諸路人委
試官再取轉運司試卷及見試卷看詳若有可采具名
聞於轉官 補司天監生石道為靈臺郎道嘗言明天
麻未經測驗不可用坐是奪官既而月食與麻不協麻
官皆抵罪乃還道保章正仍為監生至是與修奉元麻
成故又有是命 閏四月壬寅 賜權發遣開封府推官蹇
周輔紫章服周輔以御史臺推直官往沂州治李逢獄
還上以為精敏可屬事改開封府推官入謝又有是賜
精敏可屬事據周輔舊傳 都提舉市易司言昨商稅
院奉詔流民物貨不多免稅錢今已豐熟而諸門放稅
如故慮失歲課請如舊制從之 會要五月十五日事
丙子涇原路走馬承受公事郭達等言渭州行鐵錢未

便詔本路錢有不可行者令秦鳳等路轉運司銷變毋

得支用

二月二日
增鑄大錢

提舉市易司舉劉佐佐前在市易

司坐法衝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買賣次第比較所收

息大不及佐王安石欲許之韓絳固爭以爲佐未合與

差遣安石曰市易務自來舉官不拘條制且七八萬貫

場務須付之能者絳固爭以爲如此則廢法上曰且令

勾當候合受差遣方許理任如何絳猶以爲不可再拜

乞辭位曰如此則宰相不可爲上愕然曰茲小事何必

爾絳曰小事尙弗能爭況大事乎安石曰劉佐之罪只

爲拆換卻官文字然無避事之罪此何足深責如杜純

者陛下親選擇令勘王韶事韶受陛下一方邊寄爲郭

達所誣若不獲辨雪則壞陛下事不細純既受命密院

卽擢以爲檢詳特遷一官臣問密院與杜純轉官用何

條貫曰無條貫用何例曰無例有何意義但曰奉聖旨

而已臣當是時固疑純必不直及見韶無罪乃云文籍

證據皆不分明不可勘反奏劾王韶討殺蕃部不當中

書將前後奏報畫一條析有文籍證據可以勘得事狀

行下蔡確所以不能易情節而王韶獲雪如杜純欺罔

如此亦是衝替事理重韓絳亦不候合受差遣便奏差

在會計司此與差劉佐亦何異若比劉佐則純爲罪重

情理難恕絳曰只候局了卻令人審官授差遣安石曰

例須有酬獎如何並不推恩卻直送審官恐如此施行

不得絳曰劉佐違條貫甚多不合奏舉又呂嘉問到中

書專欲摺舊事改更前來聖政臣所以住不得臣若不

去又是一馮京安石曰韓絳用心必與馮京不同但此
一事所見與臣異爾呂嘉問若非理摺舊事自可條例
進呈陛下必有處分絳曰如何更一一條列安石曰嘉
問只是言朱溫其恩澤事乃是臣合作文字言檢正官
不合奏薦臣亦以既往止之嘉問遂自入奏然此事嘉
問亦不為無理絳又固求去位安石曰絳若能以去就
之義守職臣亦何敢忘義屈而從絳且須論道理未須
言去就因為上言路适不職佐前有績效方今理財不
可緩絳曰臣嘗領三司亦何嘗闕乏安石曰鄭州柳栲
百姓令賤賣產以給軍賞大臣近臣乃或賤買民產此
韓絳所見絳曰其時誠是闕乏然小人喻於利不可用
安石曰市易務若不喻於利如何勾當且今不喻於義

又不喻於利然尙居位自如况喻於利如何可廢

檢正官奏

薦事在四月二十六日此言朱溫翼日安石又為上論其恩澤未詳五月十八日絳乞罷

呂嘉問程昉盡力然為眾所攻陛下不察而問之則天

下事孰肯為陛下盡力上曰如程昉非不勾當得事但

不循理安石曰程昉舉呂公孺誠為不識理分然於國

事有何所損如文彥博去位舉劉庠陳升之去位舉林

旦旦勾當進奏院乃四乃可責陛下待遇此兩人如何

此兩人有何功利及國而所舉人如此此放誕無忌憚

之甚陛下不務責此而乃責昉恐非所急昉亦何可如

此責備但以其有功盡力在陛下所保而已上曰如文

彥博等纔舉人不當便責安石曰如彥博等雖未可厚

責亦未足尊寵上曰彼皆先帝時爵祿已尊貴安石曰

如此則嗣君於先王之臣不復行法恐無此理舊人既如此近日新進又不肯爲用陛下豈可不察上曰何爲其然安石曰職事廢曠但以孤危訴於陛下則必見保於陛下大臣以形迹之嫌亦安肯復究治其盡力如呂嘉問程昉則必爲眾邪所攻不肯安職不知人臣何爲而盡力上曰如程昉數年間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狀比眾人合轉數官卽才轉一官若一有疑罪卽數處置獄豈得謂足且陛下前日宣諭程昉恃中書知察方能盡力臣比見昉數處置獄被劾但能令人歎息而已昉乃爲臣言不須爲昉深辨但令昉得罪追一兩官或被停廢蔡諫議自然息怒不然卽紛紛未有了時昉但得爲朝廷了公事利澤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廢

昉亦能營生必不寒飢相公不須過憂其言如此乃非恃中書營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盡照明則事功何由興起如臣者若欲尸祿保位可也若欲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可也

蔡諫議當考

丁丑詔罷涇原蕃部養馬先是令得順軍蕃部養馬費多而得駒及格者少亡失責備償蕃部苦之故罷又詔諸路保甲及江南西路槍手並依義勇置籍詔前餘姚縣主簿李逢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凌遲處死武舉進士郝士宣腰斬李逢妻爲逢久棄出外免沒官度爲尼男女沒官爲奴婢逢叔司農少卿禹卿姪分宜縣主簿龔汝州推官毅前永濟縣主簿顏並免眞流兄祕書丞達免沒官並除名勒停達送湖南編管姪龔免決

配江東編管徐革妻男女弟並沒官爲奴婢叔配湖北
編管郝士宣父左侍禁賁除名勒停潮州編管母妻分
配廣南編管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并沂州干繫官司
理院勘鞫不當官吏及知彭城縣陳惕尉竇士隆並劾
罪以聞內知情不告人並編管逢革士宣坐與趙居結
搆謀不軌朱唐告發逢等謀而惕等不受及蹇周輔推
治得失故也又詔京東西路轉運副使太常丞趙濟降
一官東路轉運判官太子中舍李察展磨勘四年提點
京西南路刑獄國子博士張復禮降一官前通判沂州
司門員外郎周禹錫勒停判官楊緯推官王中正司理
參軍鄭延各追一官知彭城縣殿中丞陳惕追兩官並
勒停 軍器監奏自置監以來比之舊額軍器數十倍

少亦不減一兩倍漸見倫緒惟是在京上等人役並差
在御前生活所以此有妨製造今據中書批問事件謹
具分析下項添修創造衣甲共七千八百五副比未置
監已前共增造四千八百九件人工一十四萬七百餘
工御前生活所不係本監統轄乞自朝廷取索人數比
較造箭一百三十八萬四千餘隻比未置監已前增造
箭三十三萬三千五百隻多一萬七千五百餘工內價
剩工二千一百二十一工并擘畫添起逐色造箭工限
向去所省工料不少弓弩造到工限比未置監已前增
得二萬九千二百餘工上批中書樞密院可再子細看
詳軍器監所具析未知依與不依得朝廷問目其有內
稱卽向去所減工料不少之類不審是何成績及節目
實資台通監長編 卷二百六十四

如何考驗今且於其中比較軍器監與御前生活所所造鞍轡軍器監每副二百六十一工八分七釐九毫九絲御前生活所六工六分四釐五毫六絲已上見御集五月十日王韶言陛下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向來軍器監點檢內臣折剝弓弩自此成隙今卻以內臣比較按軍器監則內外相傾無已上曰比屢說軍器監事若不比較見事實即中外更以為聽小臣譖愬今比較見事實行法乃以明曲直王安石曰誠要如此若每事分曲直明信誕使功罪不蔽則天下治久矣上曰如程昉敢向前勾當亦為中書察知故敢盡力如昨來衛端之該減降只合科杖罪放特追兩官內小臣有罪行之必不肯少貸安石曰外臣若如衛端之壞卻許多官物亦未

嘗有科杖罪放卻者如程昉亦恃陛下以公道主張故敢盡力然比苟簡偷惰之眾人則其危殆亦已甚矣凡如昉者眾之所疾有十件罪發未抵別人一件緣別人更相容庇如昉則眾共攻之若非人主保庸即何由自立不知大臣執政於內外庶官有何適莫但內臣即要深行非內臣即便末減如此用心必是姦人內懷愛惡利害欺罔人主不知如此人陛下何故使之執政上曰如卿有道豈肯如此然他人豈免如此已上見日錄五月十五日并王韶又言軍器監事不須比較上以為事不比較無由見枉直安石曰誠然庭者直也朝廷治事惟欲直而已若不考校何由知其枉直若為其有勞且欲含容亦須待考校見曲直然後計其勞與罪孰多加恩未減可

也不然則無罪之人或蒙讒謗乃誤受含容之恩而實
遭誣汗之累矣已上見六月他日又進呈軍器監比較
文字上曰如御前生活所改變橋瓦省功豈是有指揮
令軍器監不如此改變安石曰自祖宗以來只是用全
木爲橋瓦今御前改爲木合成卽未經外庭試驗經久
牢固比舊如何假令比較與舊牢固一般又省費卽御
前生活所可獎軍器監官員未爲有罪以所造橋瓦是
祖宗以來承用法式故也如昨來三司有人言造三竈
留滯言事令二年甚困苦而不爲之定奪及中書差官
試驗果有利如此乃可以責三司然朝廷亦不責三司
也今橋瓦事又未嘗有人言此利便於軍器監而監官
沮抑不行若比三司尤不可責也已上見六月
二十一日今并書上

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匹夫亦須令自盡况勾當生活
所使臣安石曰御前生活所使臣何緣不獲自盡中書
旣比較了便送與看詳彼自不肯看詳不知令比較官
如何措置陛下若尙疑未盡卽容臣等檢尋文字子細
進呈上疑比較不盡蓋比較官向宗儒與生活所宋用
臣有隙故也上曰如生活所支食錢只令依實比較然
卻言緣生活所支食錢乞朝廷詳酌指揮便取工匠狀
若支食錢亦乞依得生活所便憑虛比較安石曰若謂
御前生活所使臣皆陛下近習當依違之則誠如聖旨
陛下於宮中國中宜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卽有
司如此比較不爲過當且軍器監自然支得食錢卽亦
造得如何抑亦辭以爲造不得若依所乞支與食錢待

彼造不得然後重罰彼亦何辭若未見其造不得卽令
用其說比較兼已依實比較然後別更作一節聲說如
此比較非不平直也翌日進呈比較文字照驗甚明上
乃大悟已上見日錄六月二十四日今并書比較軍器
十七日并日錄五月十五日又六月三日今取御集五月
又二十日并日錄五月十五日又六月三日今取御集五月
日御集第四十九卷有問比較鞍轡削附見五月十七
可考四月二十八日卷有問比較鞍轡削附見五月十七御
史蔡承禧言臣訪聞自昔軍器惟蒞三司胄案一局近
歲遂立軍器監以專之自昔修造之局惟蒞三司案而
近歲以將作監專之故三司之財用固已多爲二局之
所糜然以已成官局粗有條理日月寢深不可移改而
又聞有鞍子所斬馬刀所御前生活所之類凡百司之
所取索至物用之所經營所蒞不領於外廷而所糜實

難於會計訪聞其間不過製造軍器而已夫所謂御前
者講道德於上決邪正於下釐天工熙庶績乃其地也
以今生活工巧而悉出於上則御前之所爲何小兼小
臣動以御前爲名百司莫敢違拒工料過有罷勞斬馬
刀之局殺監官者數矣蓋由小臣獻議因令蒞之日起
工程不計勞弊臣伏乞授以法式悉付所司庶使課定
之科皆有常限財不耗糜人寡勞怨其後承禧遷開封
府判官又言臣竊聞開封府準雜買務牒送赤石子行
人郭文德狀一行人赴府行遣爲不供應御前生活所
須索殺羆羊毛長一尺一千斤開封府雖稱市中無此
羊毛牒還本所此雖小事誠不足論臣伏覩陛下卽位
十餘年間德澤於天下無量每與一利害官吏不曉法

意微有侵擾悉皆必行無有寬略以此天下之吏不敢
擾民而民得安於吏治今都城之內求長一尺之羊毛
者千斤此必無有不言而喻臣深慮其託御前生活之
名迫索所無之物於市中行人畏懼因緣為姦害物者
大臣欲乞今後御前生活所下行索物並下三司選官
一員相度合用并京師所有之物奏覆方許下行收買
所貴所司不以無有之物困苦下民承禧十年五月罷
御史除府界元豐
日密旨令奏所問故有此狀狀稱陛下即位十餘年間
必在熙甯末元豐初也今并
附此四月二十八日可考

戊寅成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師約為汝州防禦使用
壬申詔書磨勘也 王部郎中直龍圖閣謝景溫為江
淮等路發運使景溫辭行留判將作監改判將作在七
月十一日今附

此呂惠卿云云見
九月二十六日

知曹州劉攽言知濟陰縣羅適以

磨勘時當展考追還著作佐郎告罷知縣事適治縣最

有政績乞就除職官知縣從之後復以監司薦改官再

任元豐元年閏正月
戊寅放又薦適上批河東一路間於外敵其民

風俗素號忠厚加之力穡勤儉習尚材武朝廷若稍加

獎勵緩急足以自托方比來災旱相繼民力憔悴殆

無生理即今饑民不少自四月後官罷糶米散粥人情

皇皇日就死所若不多方賑濟豈惟數十萬民命可惜

緣此一路戶口必致離析蕩散將來何計可得完復其

速議所以措置條目進呈迺遣太子中允檢正中書禮

房公事曾伉中書丞知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措置仍

出內藏庫銀絹各二十萬易司農粟賑給之并以賑河

東

北西路饑民 是日韓絳請去位稱疾不出王安石白
上宜罷劉佐勉慰絳就位上難改佐事安石曰後有大
於此則不可容此監當小臣若固爭致絳去位臣所不
敢安也上乃聽罷佐遣使持手札諭絳令就位絳復起
呂惠卿欲出宣撫諸路上不許固言今府界事多不
治且治府界為天下法足矣

已卯提舉熙河路買馬司言虞部員外郎汲逢西京左
藏庫副使王崇拯買馬及萬四千六百餘匹詔各進一
官

辛巳太原府司法參軍崇文院校書范鏗睦州司法參
軍崇文院校書練亨甫並為中書習學公事兼修條例
熙甯政錄鏗刑房亨甫戶房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詔中
書自熙甯以來朔立改更

法度今具本末編類進入五月二十一日詔屬樞
密院者令中書取索一就編類此即熙甯政錄也入

內押班李憲勾當皇城司 詔雄州增募歸信容城縣

弓手以五百人為額其本州雲翼兩指揮自今更不招

填候人數減及四百人并為一指揮 江東鈐轄司言

信州弓手楊超與賊吳笋鬪超棄槍走眾潰中書擬配

超汀州牢城上批因其退走致死傷人不少可配廣南

遠惡州軍遂配瓊州

壬午王安石進呈曾布案言布合追四官據案甚明而

法官但追兩官尚有兩事各合追兩官而勘官不坐月

日不知事發先後若事發更為即又合各追兩官呂嘉

問乃無一罪可書韓絳言此勘不盡安石曰若勘不盡
如何卻勘不合書罪之事又妄引刑名斷罪聞韓絳看

此案問難甚悉絳非滅裂此獄但眾姦協比絳不察見爾又進呈馬琬范純粹所爭絳為純粹釋解上不聽令送御史臺取劾琬純粹所爭何事

甲申熙河路安撫司言蕃官殿直奇默特與母伊羅勒謀并家屬走西夏奇默特乞于蕃市凌遲處斬奇默特妻巴特瑪迫脅就道合原乞以巴特瑪并其家貲賞告捕者以誠蕃部從之河北第八副將臧景言馬射六事詔景卽武學召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諭以所陳六事并下五路經略司及將官依此教習軍馬六事者一曰順駝直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景各為說以曉習射者

乙酉戶部判官兵部郎中直史館陳汝羲提點醴泉觀

初御史蔡承禧嘗言汝羲庸下凡近不可任三司判官既而汝羲自請罷故有是命是日三司使章惇奏屯田郎中李陟可代汝羲上批今早中書方得指揮除汝羲宮觀何故三司已舉官遂寢其奏詔諸路州學教授不職委國子監奏劾司農寺言未行役法以前衙前舊重難分數錢雖已降度僧牒紫衣敕及賣馬準折償之大約十未還及二三卒當用見錢給還欲降指揮許以在京市易務金銀物貨及中外官司物之不妨用者移那兒借其常平積斛斗亦許于闕乏時月準此支酬從之右班殿直勾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縣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隄之間修築水塘用碎甓築成虛隄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

入塘灌溉詔瑋管勾罷勾當修內司依舊兼巡護惠民
蔡河京索金水河斗門隄岸河道令開封府界提點司
提舉俟灌溉有實保明以聞

丙戌命知制誥沈括寶文閣待制李承之詳定一司敕
初議差王安石提舉安石辭以無暇請用括及承之上

曰善司勳員外郎范子奇為河東轉運使王安石前
擬不可至是乃依所擬太常少卿劉忱知鄧州淮

南東路提點刑獄太常博士盧秉為祠部員外郎陞一
任以前提舉兩浙路鹽課增羨也六年六月十九日已

權發宣慶使利州觀察使入內都知張茂則為景福
殿使入內供奉官宋用臣直批聖旨下將作監差兵

匠三百五十折修殿前班有司請劾罪翌日詔用臣傳

宣非直批聖旨點檢進發文字司鹵莽上簿朱史削去
今復詔興修水利工役大者聽守臣申監司交割公
事與以次官訖躬詣彼案驗具往復日數以聞從知舒
州朱公綽請也

丁亥命王安石提舉國子監翊日詔罷之上曰立學校
變貢舉法將以造士今判國子監亦自相乖異士人不

務為忠厚則他時風俗復何所望顧王安石曰卿與提
舉則士人自然化服安石固辭上固令為之翊日又固

辭乃寢其命寶文閣待制李承之罷同羣牧使改判
將作監中書言同州朝邑縣界因都水監丞王孝先

淤田約水不住壞民田苗乞候將來酬獎日取旨仍蠲
被水戶夏稅從之御史蔡承禧言聞知潁州孫承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四

馬一匹入市驥院元直六十千而請官直百六十千
或言永虛立班行名賣與班行班行自賣入官事雖不
明乞考實詔羣牧司根究以聞先竟當考三司言兩浙轉
運司寬弛鹽法鹽息大虧乞委官取逐官到任後鹽課
比遞年虧損卽貶降詔三司取熙甯八年上半年前鹽
課對比前界提舉鹽事司增虧以聞詔廣南西路安
撫都監劉初落衝替先是經略使沈起遣初引兵趨正
誠州置城寨開道路旣至蠻人出與官兵格鬪互有殺
傷其後劉夔代起奏初蠻事時不親策應怯懦避事已
詔初衝替而起以初嘗有功且會赦爲初辨明宜收功
補過故有是詔御史蔡承禧言呂升卿招權慢上并
及呂惠卿是日進呈二十七日上曰經義所辟檢討劉谷

谷必通經義惠卿言其人有學問有行王安石曰臣亦
聞其有行但不識之上曰檢討須有補于修經不然雖
有行何補有行之士自別有用處時承禧言升卿辟合
與官俸令教小兒而已安石與惠卿俱對上顧安石稱
其獨無私前此亦屢有此言蓋爲惠卿發也明日惠卿
求去韓絳王珪不入安石獨奏事上曰卿任事無助極
不易韓絳須令去不然扇動小人若無已大害政事安
石固留絳請待其復旅拒黜之未晚上又以爲惠卿不
濟事非助卿者也安石曰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于意
上曰忌能好勝不公如沈括李承之雖皆非佳士如卿
則不廢其所長惠卿卽每事必言其非如括言分水嶺
事乃極怒括安石曰惠卿於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人

人所知真是王人陛下當畏而遠之雖有能然不可親
近惠卿屢為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上曰大抵
兄弟總好勝忌能前留身極毀練亨甫亨甫頗機警曉
事觀惠卿兄弟但才能過已便忌嫉安石曰升卿等亦
屢為臣言練亨甫臣亦屢勸彼令勿如此逆欲廢人但
見彼作姦明白則正論自不容若於未有事時但疑其
將為惡遽廢棄恐無此理因為上稱呂和卿溫良曉事
又為上言承禧言升卿乃相忿惡在升卿亦無他但不
免輕肆往往閑論議及承禧故致其如此不然則承禧
所彈何至如此深切乃言履霜之戒可謂寒心其言深
切如此必生於忿惡也又為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
宜以纖介見於辭色使其不安上曰何事安石曰如對

惠卿數稱臣獨無適莫獨無私則惠卿何敢安位國家
所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因令安石敦勉惠卿就位安
石曰此在陛下陛下不加恩禮臣雖敦勉何補也又明
日進呈升卿分析上曰升卿材能難得安石曰據分析
事實亦無他上曰聞承禧嘗往見升卿升卿拒不見安
石曰升卿致人怨誹但如此類餘亦無他上因言欲令
升卿作方面如何安石曰升卿材能何所不可然都未
曾作官且更委以事令其練習乃佳他日上又謂安石
曰承禧言升卿言令惠卿堅臥十日朝廷自逐臺官果
否安石曰果如此承禧何自知之此必妄說耳七月二
升卿乃罷國子十
月一日升卿始出
事七日
詔應武舉人丁憂許就試月二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四

戊子罷修經武要略 詔川陝四路知州通判四路人

差授不得以本路人為代

已丑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判官葉康直往鄜延環慶路

賑濟饑民 詔殿前司教馬軍使臣不許諸處舉充外

任差遣 御集九十七卷可參考 衛尉寺丞都大提舉

疏濬黃河司勾當公事李公義言先乞用船三百隻濬

大河中流令水行地中今且乞用船五十隻鐵爪五十

副役兵四百人自北京至海口驗一過之功乞遣官打

量河道深濬果如所陳即增船至二百隻詔都水監應

副 九年九月丙辰中書云云 是日改岷州馬務堡為鎮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四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五

神宗

宋 李燾 撰

熙甯八年六月辛卯朔上批聞淮南旱甚其令轉運司

委州軍長吏禱名山靈祠 賜河北西路轉運司錢二

十萬緡以判官李稷言本路放稅多闕諸軍廩給故也

詔駙馬都尉王詵罰銅三十斤坐嘗因事至睦親宅

見趙世居交語雖會降特罰之

癸巳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權監察御史裏行徐禧為集

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提舉絳陽州義勇保甲禧

先與范百祿爭李士甯妖妄熒惑事詔曾孝寬張琥鞫

實未竟而禧遷 權發遣熙河經略使高遵裕言洮州

既未修築及置官吏其新附之眾亦宜略有統制使之
漸習漢法詔以崇儀副使趙醇忠為洮州漢蕃鈐轄免
出巡皇城使包順為青唐一帶并岷洮等州蕃部都巡
檢使岷州青唐巡檢陳義方弓箭手巡檢董行謙兼洮
州蕃部巡檢並同管句蕃部以洮州有馬蕃勇敢岷州
并床川寨弓箭手各二百人益以蕃落兵合五百人隸
醇忠義方行謙即岷州置解舍歲使公用錢千緡以備
犒設 內藏庫言楚濠州運絹三千匹實本庫歲納之
數三司迺乞寄納於左藏庫乞詔三司遵守條制毋下
諸庫寄納上批係內庫路分上供錢帛三司毋得別作
名目移寄致虧年額
甲午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措置淮浙鹽事 詔翰林醫

官使副使並五年一磨勘醫官副使以上舊無磨勘法
副使遇推恩即改正使至是立法以資遷東班諸司使
副使仍舊兼醫官使副使其副使遷至軍器庫副使乃
遷醫官使 法寺言三班借職南世景坐監主自盜無
官犯罪有官事發命以贖論詔世景勒停展三期敘自
今比類樞密院取旨

戊戌龍圖閣待制同羣牧使兼同判軍器監曾孝寬罷
軍器監孝寬乞解官侍養詔免羣牧司而孝寬願領羣
牧司故從其請尋詔孝寬仍權發遣軍器監候沈括還
日罷權發遣軍器監據賜都水監丞司度僧牒二百
市場岸物料

己亥提舉崇福宮兵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傅堯俞落職

追一官勒停坐知徐州日不受朱唐告李逢謀逆狀法
寺當絞以失減及去官會赦特黜之
辛丑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自大中祥符六
年修定至今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
有升降兼所載古迹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理
學者重修三館祕閣刪定其後又專命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趙彥若獲嘉縣令館閣校勘曾肇刪定仍就祕閣
不置局彥若免刪定從之又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
圖更賜名曰九域志 詔宗室大將軍遷至遙郡刺史
以上更不遷環衛官故事宗室磨勘遷遙郡刺史以上
不遷環衛官覃恩則并遷三資熙甯中修磨勘法并遷
環衛一資蓋有司之誤至是正之

壬寅永興軍路安撫使羅拯言昨任發運使計置金銀
錢絹緡百八十五萬緡乞令奏計發運司催督部押上
京從之

甲辰開封府言趙世居子孫并其乳母等衣服損壞舍
屋疏漏每須上聞乞自今止從本府下所屬應副從之
乙巳福建路轉運司言請如通判福州方夔議開本路
溪灘從之仍詔以寬贖役錢給其費 韓縝奏乞面陳
利害上謂王安石曰縝但要入京耳必無甚利害安石
曰恐有親見利害須面陳上曰縝前因北使來便云敵
必生事後有何事縝善張皇妄說耳
丙午詔判都水監李立之丞王令圖主簿李黼旬當公
事陳祐甫各罰銅二十斤立之出知陝州前判監衛尉

少卿知陝州宋昌言汴口官都官郎中王琬都官員外
顏處恭西京左藏庫副使劉文應各降一官改昌言知
丹州並坐閉訾家口不當也王安石初議汴口官及昌
言為一等當奪一官立之等罪止贖銅上欲罷立之都
水與郡王珪又言昌言專受指相度罰宜更重安石曰
琬言昌言明與人言執政意必欲閉琬屢爭弗得上曰
既如此不奏乃依違何名守官安石曰此所以與昌言
同罰然昌言誠宜更重乃奪昌言陝州而使立之代之
閏四月乙未可參照都水監言汴蔡兩河可就丁字河置牐通
漕從之時有詔糴京西米赴河北封椿患蔡河州運不
能達河北故水官侯叔獻劉增建議汴蔡兩河開有丁
字河可因其故道鑿隄置牐引汴水入蔡河以通舟運

運河成可漕河渠志八年詔京西運米於河北於是侯叔獻建議因故道鑿隄置牐引汴水入於

蔡河以通舟運河成可漕朱本增入今詔增河南府

超化寺歲度僧二人賜紫衣一人以上批寺乃釋迦佛

舍利所在於畿內最為靈迹近兩禱雨即隨獲嘉應聞

歲止度僧一人頗闕人修奉故也

丁未同修經義呂升卿言周禮詩義已奏尙書有王雱

所進議乞不更刪改從之時升卿輒刪改安石雱詩義

安石雱皆不悅故升卿有是言然亦不能解也此據墨

十二日所書朱本削去今移入賜趙思忠熙河兩州

地五十頃內賜其妻包氏并裕羅勒齊各五頃初思忠

乞管句熙河蕃部包氏乞安鄉城開酒場經略司以為
不可故以地予之七年十一月王安石得疾上遣醫

視之不令受事例安石因白上乞令受上曰朕已支賜
不須爾安石固請上曰少與之勿多也上因留安石論
以呂惠卿甚怪卿不爲升卿辦事言卿前爲人所誣極
力爲卿辨今已爲人所誣卿無一言朕說與極爲卿兄
弟解釋又疑小人陷害朕問是誰乃云在側似疑練亨
甫深疑練亨甫何也安石曰亨甫臣所不保然惠卿兄
弟無故沮抑亨甫臣勸之勿如此恐反爲其所害亨甫
陷害惠卿臣所不知然亨甫實未見其闕而惠卿兄弟
多方疾惡之實爲過當大抵惠卿兄弟好逆料人將爲
姦上曰亨甫實機警此必有小人交鬪其間小人須斥
去不然害及國事安石曰不知誰爲小人上曰必曾
也安石曰陛下何以疑其然上曰料其必如此修經義

了卽與在外差遣安石曰曾咬材能以人望亦可以作
檢正臣向說與惠卿未欲如此過疑者恐眾惡所集必
累及惠卿耳上又曰惠卿自許太過言望卿來戮力時
事卻屢稱病不治事積事以委臣臣恐將來致傾敗臣
預其責又言練亨甫以臣兄弟少貧賤更事識小人情
狀故尤忌嫉臣兄弟言卿不能知小人情僞故亨甫利
卿在位曾咬材檢討在七年五月七日

戊申中書言近詔運米百萬石往澶州北京計道路糜
費不少請歲給米鹽錢鈔在京粳米總六十萬貫石付
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至收成
時令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州軍入米粟麥封椿候有備
遇物價貴聽糴便司權住入中借兌支用須歲豐補還

其市易司所糴如價高令以漸計置從之先是上令中
書勘會運米費錢若干中書進呈約三十七萬貫上怪
其多日向曾比較那得費如許王安石曰此乃約數然
亦必不少俟更比較實數進呈安石因言俵糴事以為
非特歲漕百萬石比今法可省六七十萬貫錢又可權
河北入中價河北大河無事諸河又已循道所出地及
淤田至多即歲增出斛斗不少既遇斛斗貴住糴即百
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減是雖有住糴之名而實須有物
可糴府界淤田歲須增出數百萬石民食有限物價須
歲加賤俵糴轉之河北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上以為然
呂惠卿曰錄八年九月十六日進呈罷運米令市易俵
放文字餘曰元初只見在東京八十折價糴了米司農寺以
價米又賤糴了元初只見在東京八十折價糴了米司農寺以
一放呂歲可姓淤河非亦其書其
百文惠加糴府米田北特多日
文字惠加糴府米田北特多日
餘日錄八年九月十六日進呈罷運米令市易俵
元初只見在東京八十折價糴了米司農寺以
元初只見在東京八十折價糴了米司農寺以

分粟米不為貴然本欲以外來物去河北官中
則和糴價可減不為商賈所操安石欲以粟米
甚善然網船兵糶也易妨是多時安石欲以
糴得粟後換米糶也易妨是多時安石欲以
何道因換得粟後換米糶也易妨是多時安石欲以
亂道除以其粟易糶也易妨是多時安石欲以
到河事才與商量便惡發安石去後是易
愛護善如此只是恐他來置過事要壞此
吳安持善神是會得貫息故每起請要壞此
約有遂一貼地沒人語自呂嘉問須要壞此
是道是無他地沒人語自呂嘉問須要壞此
有亦量百一他地沒人語自呂嘉問須要壞此
臣亦量百一他地沒人語自呂嘉問須要壞此
見得安石力十餘萬息開錢其石置便若無本
如如此須是石力十餘萬息開錢其石置便若無本
上如如此須是石力十餘萬息開錢其石置便若無本
此如如此須是石力十餘萬息開錢其石置便若無本
米而事即許是石力十餘萬息開錢其石置便若無本
河而事即許是石力十餘萬息開錢其石置便若無本
之法乃六市易九相二法惠卿以安石罷此卻行市易
附注此更徐考之今日事不惠卿以安石罷此卻行市易
三司使章惇言河北北京東鹽院失

卷一百六十五

陷官錢甚多諸路權鹽獨河北京東不權官失歲課其數不貲乞差官同王子淵詣海場并出產小鹽州縣與當職官吏并兩路轉運司相度利害以聞從之

考明年八月河北鹽法乃復舊

呂陶言熙寧入年俱疎略更須考詳按元祐仍附本日批河

鹽法可速依舊朱本略更須考詳按元祐仍附本日批河

北獨不權此乃曰河年章停任三司使起請乞京東河

提舉鹽事周革入議委陳朴王有淵相度文彥博奏罷

博合蘇軾與文彥博陶書載章惇言政如呂陶言文彥博

麻六奏罷權文彥博陶書載章惇言政如呂陶言文彥博

發遣三司使路事張方對語可參照沈括自志云括請

河北京東兩路鹽稅欲自欲權賣括其利仁宗復詔罷

至北無得禁鹽慶麻中又欲官收其利在耳而背之

可其後刻詔於東轉運司竟用其說齊魯之閒大騷而主

以罪去按括入轉運司竟用其說齊魯之閒大騷而主

惇停先有權議既不行不知市易司何時復有此議當

考十九日停又議權河東紹聖曾布云云食貨志第五

卷河九日停又議權河東紹聖曾布云云食貨志第五

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權鹽獨不行於河北及京東

失鹽課不貴請遣使借河權鹽獨不行於河北及京東

州縣與當職官兩路轉運司度利害從之所謂小鹽

鹽也於是詔提舉河北京東鹽稅革入議明年手詔

人河不致疑或虧損額課

滯茶至千五百七十七駄不如雇步乘乞選官體量詔

遣都官郎中劉佐維州團練推官都水監句當公事杜

常往究利害以聞王安石初欲遣佐以韓絳所惡乃乞

用常既而上令佐與常同往

詔緣北邊寨鋪使臣所

管界至退縮并故縱人出入者劾罪不以去官赦降原

減界至退縮者并統轄官以聞上謂王安石曰河北邊

事自蕭禧去後便緩安石曰事要當不在急若措置雖

急卻不當但害事何補邊計上曰分將事乃日朶月削

人見如此卽更懈怠又言將下教閱事安石曰向時立
教閱法若能推行信賞必罰卽雖兵不在將下何緣不
精上曰責人須令可以免責如要揀兵員老弱卻不由
鈐轄都監鈐轄都監空被責何補安石曰自來揀兵員
須是監司知州及兵官若不如法自監司以下嚴責降
卽孰敢滅裂且責降旣嚴卽上下自須力爭豈肯苟順
監司知州而已今專令將官自揀將官亦只是自來知
州之類爲之不知爲知州則苟簡爲將官則懇惻是何
理也若爲將官責重則自可移於知州且人材一般若
令三四人連職則容有一人奉法若人材未可知而專
任一人其或苟簡誰復明其修舉者安石因言前歲所
修教閱賞罰至今尙未施行何故上言修未了故未施

行上又言民兵亦未了安石曰邊路民兵易教不同府
界略教尙已可用卽邊路不愁教習不成緩則緩教急
則急教不愁不爲用也上又言近歲費用橫多誠爲不
易將來但恐難爲供億安石曰誠如此前歲所修教閱賞罰當考

己酉分命輔臣禱雨 命同管句外都水監丞程昉權
知都水監丞劉瑄提舉開廣沙河初昉瑄言王供埽下
有沙河故迹可開廣取黃河水灌之轉入枯河下合御
河卽黃河隄置斗門啟閉其利有五王供迺向著埽免
河勢變移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對過沙河免大河
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分水一支入御河大河漲溢沙河
自有節限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啟閉無衝注填淤之
憂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開河用工

五十六萬七千四百九十三請發卒萬人役一月可成

從其請而有是命文彥博有劄子論列附九年十月末

日又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又十月末又十年九月五日七

二月癸未朔又十年五月二十日庚午又十 詔令式所

修定宗室祿令不成文理未得頒行送詳定一司敕令

所重定以聞於是刪定官魏沂罰銅十斤送審官東院

詳定官沈括特釋罪 中書言詩書周禮義欲以副本

送國子監鏤板頒行從之 詔諸州法司當直司司理

院推司州院專差勘事司吏委提舉司相度隨宜立定

人數法司毋過三人當直推勘司毋過四人月給食料

錢雖多毋過十二千法司習學毋過兩人食料錢毋過

五千以裁減役人廢罷耆戶長壯丁等錢充度事務繁

簡增損人數依轉運司吏行倉法初止行於江甯府至

是司農寺請行之諸州又為立稽違差失許法司糾舉

賞罰法自事務繁處為始 詔邊民典賣地與北界論

如私相交易律皆配黃河南本城許人告畝賞錢十千

所典賣地勒犯人家或地鄰贖歸犯人家財不足官為

借給已有北人居者官司婉順發遣其典買北人地者

錢不追地不得耕兩地供輸與全屬南人典賣地者立

法有差先是邊民以地與敵交易久則疆畔不明往往

生事慶厯中賈昌朝嘗為約束後屢申明不能禁止至

是又著為法 三司使章惇言河東永利兩監鹽歲課

舊額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入中糧草增饒給鈔支

鹽商人得鈔千錢纔售四五百縣官暗失錢數鋪戶獲

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

鹽商人得鈔千錢纔售四五百縣官暗失錢數鋪戶獲

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

計糧草虛估官纔得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今若依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當官自鬻仍嚴禁私販歲課必大增羨緣邊糧草卻用見錢糴買詔河東轉運使范子奇趙子幾相度詳具條約以聞十八日議惟河

河東食貨志載惇言與實錄同但稍文李承之言河

東路奏舉教閱保甲巡檢若係監當止乞支與監當請

受王安石曰恐合與添支上曰善然陳恕惜起支定例

亦良是數雖少積之乃眾近歲或已有請受又攀例求

驛券如高居簡已請皇城司添支及出又攀例求驛券

竟不曾與如吳珪在外久然亦不曾與驛券安石曰凡

奏舉官句當事須藉材而句當出入須至陪費盤纏不

如安居守本職事若使才者勞苦在外而費用反不如

不才者安逸而無費則孰肯就奏舉今如高居簡皇城司厚俸不支驛券可也然其在外勞苦比只在皇城司安坐之人則有差雖與驛券不為過如吳珪俸薄又自

近歲內小臣出入人人畏謹奉法無敢受賂遺者若勞

而不恤亦恐非聖政之善又如河東巡檢既是選舉又

有教閱保甲之責又在陸行枯槁路分若更不依諸路

請得添支即孰肯就奏舉者且用財省費當大計乘除

今以民兵代兵士弓手所省已多即於巡檢請受至少

不足愛惜也

辛亥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王安石加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惠卿加給事

中右正言天章閣待制王雱加龍圖閣直學士太子中

書

允館閣校勘呂升卿直集賢院並以修詩書周禮義解
畢推恩也安石辭曰雱前以進書自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除右正言天章閣待制既病不復預經局事今更
有此授極爲無名上曰特除雱待制誠以詢事考言雱
宜在侍從不爲修書也今所除乃錄其修經義之勞褒
賢賞功事各有施不須辭也惠卿亦辭給事中上曰卿
於經義必多起發兼修書改官自有舊例是日中使促
安石等令後殿告謝云上坐候乃入見辭所遷官上謂
安石曰卿修經義與修他書不類又非特以卿修經義
有勞也乃欲以卿道德倡導天下士大夫故有此拜不
足辭也後雱又辭所遷職上欲終命之惠卿以爲雱引
疾避寵宜聽故從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

朱史謂惠卿之語並無照

據遂刪去改云雱辭遷職上欲終命之而安石亦堅辭
故寢其命今從墨史九月十二日惠卿云臣亦當奪官
可考 東頭供奉官董中令以捕獲李逢遷一官

壬子河東轉運司言祁洺盜李昌等前後四十九發潞
州指揮使披帶班殿侍崔全應募率宣毅兵李慶等斬
獲首級詔授全三班借職三班差使餘遷資有差 詔
五服年月敕嫡孫爲祖注增入嫡子死無眾子然後嫡
孫承重卽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眾子猶承重先是同
知太常禮院李清臣言五服年月敕嫡孫爲祖注謂承
重者爲曾祖高祖後者亦如之又祖爲嫡孫注云有嫡
子則無嫡孫又封爵令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
襲若無嫡子及有罪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
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

庶孫曾孫以下準此究尋禮令之意明是嫡子先死而祖亡以嫡孫承重則禮先庶叔不繫諸叔存亡其嫡孫自當服三年之服而眾子亦服為父之服若無嫡孫為祖承重則須依封爵令嫡孫遠近以次推之且傳爵承重義當一體禮令明白固無所疑而五服年月敕不立庶孫承重本條故四方士民尚疑為祖承重之服或不及上稟朝廷多致差誤欲乞祖亡無嫡孫承重者依封爵令傳襲條餘子孫各服本服如此則明示天下人知禮制祖得繼傳統緒不絕聖王之澤也下禮院請如清臣議既而中書言古者封建國邑而立宗子故周禮嫡子死雖有諸子猶令適孫傳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卑之義也至於商禮則適子死立眾子無眾子然後立孫今

既不立宗子又不常封建國邑則嫡孫喪祖不宜純用

周禮故有是詔 詔淮南兩浙江南荆湖路轉運司具

旱災州軍以聞 上謂王安石曰沈括奏契丹地界事

似已說得了當不知實如此否彼或更不遣泛使來安

石曰契丹固宜無他既見朝廷許再遣泛使無所憚則

必不再遣也此據日錄二十二日事括以五月二十日括

初至雄州敵遮境不納責地不已數火邊候以示必舉

留雄州二十餘日蕭禧還乃納使人括草遺奏付其兄

雄州安撫副使披其大意言臣不還敵必傾國為寇敵

之器甲材武皆不逮中國所恃者惟眾而習勞苦不持

糧制敵之術惟聚兵定武合西山之眾以守磁趙黎陽

河狹而岸近折筆可濟當分瀘魏之甲以塞白馬之津

懷衛堅壁以塞洞道敵不得而西必出中路以趨河橋
則決齊賈原武天臺齊賈皆河埽名以灌之雖百萬可
使之為魚矣唐河出於西山以囊壅之待其師還決囊
以斷其軍鎮定之師尾其後可蓬卷而覆也括至敵庭
敵遣南宰相楊益戒就括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於樞
密院使吏屬皆誦之至是益戒有所問顧吏屬誦所得
之籍益戒不能對退而講尋他日復會則又以籍對之
益戒曰數里之地不忍終於絕好孰利括應之曰國之
賴者義也故師直為壯曲為老往歲北師薄我澶淵河
潰我先君章聖皇帝不以師徇而柔以大盟慶厯之初
始有鴻和爾之訟慶厯元年十二月庚辰我先皇帝仁
宗於是有樓板之戍樓板之戍當考武經邊防代州崞縣有樓板塞西至忻州雲內砦

十里北至契丹界以至於今今皇帝君有四海數里之瘠何足
以介國論所顧者祖宗之命二國之好也今北朝利尺

寸之士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此遺直於我朝非

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敵人環而聽者千輩知不可奪

遂舍鴻和爾而以天池請括曰括受命鴻和爾不知其

他得其成以還通略云將至境而燕之民皆地備反耕

一日錄後當考三月二十六日戊午括始受命韓續
云別錄載使事甚詳今括取其間辨論地界處具注括
自誌下其緊要亦不詳今括自誌也恐歲久不復見括
錄故且存之前二段已具注八年三月九日離新城縣五
四月二十五日入國別錄云開四月十九日離新城縣五
度使耶律壽副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梁穎二十
五日入見二壽副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梁穎二十
差樞密副使楊益戒押燕酒二行益戒令日就館賜燕
旨請立臣括等尋離坐於帳前與益戒壽穎等對立益
戒云奉聖旨昨來蔚應朔三州地界公事朝廷兩遣使

自其際一腳代西所西未界堡餘朝言繫難受廷是美界前通
別東長直下州地爭石欲赤也外只是是朝應誠早卻益以朝括會
有西臣向爲理土地廷咨塗熙非是是回損副如與益戒邊萬對云
照土括東界會自土直聞膠有括守所得謝益兼樞了戒邊萬對云
據地所包其石有文等益近事未知鴻不穎事密當云界里云
益自以占意廷照字地戒南未亦和肯云亦給卻庶朝由之免往好傷民富好
戒有稱古欲直證即土云熙了亦和商北不事庶朝由之免往好傷民富好
等買即長先地括是合且有不爾商北不事庶朝由之免往好傷民富好
曉馬是城認土自已如做地重煩相山料燠使說復生和富好
會城已以殺一注定何鴻臣和只在二穎下咨照臣括臣評云評受大此
不及定南鴻和內重鴻括爾答大山侍百云界亦不字這爲些南繼讀是朝古
再古卻地爾云熙和爾答大山侍百云界亦不字這爲些南繼讀是朝古
言長鴻土爾大須十爾云山侍百云界亦不字這爲些南繼讀是朝古
穎城和南北山指二大年山是下館石如地濟爲些南繼讀是朝古
覺止爾北山腳定年山是下館石如地濟爲些南繼讀是朝古
理殺大山十下鴻順腳援爲使廷赤里事侍土朝好館理祖未
屈臣山十下鴻順腳援爲使廷赤里事侍土朝好館理祖未
卻括腳餘爲和爾軍爲石未肯理膠甯括館得驗民須應副德來復
急所下里界爾大曾界廷委商會段化云使失分生體副德來復
言以爲東卻大山牒東直東量疆家軍南堅不白靈朝非鴻入

臣邊臣和穎何底池禧對見達必了肯爲行書起暈旨赴更和
請臣評爾又意來北以云聖恐是當下公遣同立令已橫不爾
試生云天云旨是朝上上意臣不卿階事並進帳高檄燕答大
思事奈池蔚臣不言一承敦括絕等一未先呈前思申次酒山
南邀何未應評肯未節聖重臣往必節了已卿良裕樞馬六須
北功南了朔對商了宣論足好蒙臣帶與至達來楊語院壽起分
兩上朝所的地得是本朝不雖一好等到倚謹來鴻和爾有蕭
朝感執是當土本朝兩朝指揮除此不奏體南朝一節旨這大
好廷照當朝兩朝久揮除此不奏體南朝一節旨這大
七未據朝兩朝久揮除此不奏體南朝一節旨這大
入已確來地分今有議南朝豈敢皇益鴻和爾當臣當深
十密甚地惟商外敢南朝豈敢皇益鴻和爾當臣當深
年給是分今有議南朝豈敢皇益鴻和爾當臣當深
兄事分今有議南朝豈敢皇益鴻和爾當臣當深
弟事分今有議南朝豈敢皇益鴻和爾當臣當深
叔朝但須州敢皇益鴻和爾當臣當深
姪朝但須州敢皇益鴻和爾當臣當深
情執恐要地分商更云爾當臣當深
契政北了分商更云爾當臣當深
如大朝當鴻議有到

蕭多此辨辨莫笑至有邊此揮旨便士有從北遣旨復旨燕
琳只須理方不謂十文上割各來諱對甚頭朝著穎三上日
雅是要學是語尚穎四字邊子守緣得制交只是少扈上十次
持侍理士也甚廝曰蓋臣上地界朝此及穎理時吳下轉行對
來讀會心必好賴不是括但會扈亦卻有卻行穎不爾道大山
割館歸豈然與朝不共發面辭之答穎亦不生北揮蕭扈吳
子使實不曉朝錯學笑前以榛固留堅言爭似穎有行得言
內未豈是言廷密論時對南願實固言甚分白蓋慙這裏不字
天見強語且須自南願實固言甚分白蓋慙這裏不字
池見強語且須自南願實固言甚分白蓋慙這裏不字
子後詞須著自南願實固言甚分白蓋慙這裏不字
並須穎著自南願實固言甚分白蓋慙這裏不字
無知云著自南願實固言甚分白蓋慙這裏不字
一得北地依理人須前著後如學士酒所
件不朝照不道須前著後如學士酒所
文錯也證錯道須前著後如學士酒所
字也證錯道須前著後如學士酒所
照臣文穎前著後如學士酒所
據括字云亦不
鴻答亦不
和云照如

公侍也了會如理些商盡若更內最多山喚尖今不稱和日爾
事讀酒卻來舊莫事量在見不親因尖做上來曾告爾已大
已館欲河三日好道言朝得欲是切甚上鴻受館理示山杏山
了使罷東十去穎理語廷南將略底割巡和禮舍會人一間只
十早穎地餘也云如稍括朝出舉尚子邊爾也卻至戶帶全引
分與云界年舊南北分婉本確朝件如只代山義永近委邊交兩
但了三後至今邊和好固如語將廷須如文不字言是此兩北
北當兩日邊今上好固如語將廷須如文不字言是此兩北
朝著日來上未定有是早穎將廷須如文不字言是此兩北
道好臣朝更無一須爭事如和通見量得是穎侍云是照去鴻
了便括廷無一須爭事如和通見量得是穎侍云是照去鴻
了見其語箇和好更爭競若地後守十年須文得理會子底
也其語箇和好更爭競若地後守十年須文得理會子底
語箇和好更爭競若地後守十年須文得理會子底
別似婉商更勝競若地後守十年須文得理會子底
錄又順量此如前日回理勝道這有字來會子底
三載遂答小前日回理勝道這有字來會子底

是蕭謂土須定來家地地是撥會朝中因文還一亦李帝皇司
蕭糾皇某是奪理地土屬分立南曾兩蘇字如兩在回至帝殿
愛格帝曾體了會土因甯白定朝差朝鈴別何杯喫指侍與中
六太日親認當五上甚化張蘇陽教已轄無了皇茶使讀皇丞
宅保李到南及處修於軍履直武練曾等未當帝罷王安子知
皇曾司來朝育地蓋天亦云地寨使定強了張日王宣下各雍
帝來徒遂皇文土有池是天土都王奪來皇履好純等帳變邱
曰否久指帝字南何廟照池已監守蘇源直占日地具皇與書來事
河回在畫意照朝不左據的朝定文副所爭來和事果日帝司前純
東曰河鋪度據已可側的旋確自鴻秀巡爭地只爾已相今日次日
三今東形便的應鮑旋蓋皇有和嶠縣張土要天了次日天後
州日盡去是確副忻蓋皇有和嶠縣張土要天了次日天後
疆不知處了決了難三舉形又義大令永了依池蕭皇帝涼地忻及
界曾子鮑當難三舉形又義大令永了依池蕭皇帝涼地忻及
左來細忻皇為處手張云軍山教句當舊本琳帝涼地忻及
藏蕭皇張帝應此謂履天開腳練印鮑張是雅先太上職小
甚糾帝履又副兩皇又池泰為使官忻履北已發師列員太
知格問同云北處帝云既五年此岳文記康地了日飲時履相日
次太李指此朝為日亦是南牒事指秀得定土擗地京皇御次北
第保回李處皇已北是南牒事指秀得定土擗地京皇御次北
鴻便日回地帝經朝自朝稱甚揮計北年昨撥界酒子屬皇朝

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回文答字來間蕭琳雅曾昨
來商量都已了更無爭競事為甚未了回文答字來間蕭琳雅曾昨
見上云面都屬了也皇帝武寨自為康定二道鴻和爾來蕭琳雅曾昨
回兩朝遣使代州陽武寨自為康定二道鴻和爾來蕭琳雅曾昨
次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回文答字來間蕭琳雅曾昨
鴻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回文答字來間蕭琳雅曾昨
云鴻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回文答字來間蕭琳雅曾昨
不忤事也其水峪在雁門塞北鴻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武寨西相去甚遠全不雁門塞北鴻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相照否回答去甚遠全不雁門塞北鴻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朝自來以橫嶺為更絕疎遠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要橫嶺為更絕疎遠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長城者為本朝為北朝百嶺如須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占冷泉村好本朝為北朝百嶺如須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依嶺為歡須好本朝為北朝百嶺如須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橫嶺為歡須好本朝為北朝百嶺如須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嶺嶺為歡須好本朝為北朝百嶺如須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是嶺嶺為歡須好本朝為北朝百嶺如須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關答云若冷泉村好本朝為北朝百嶺如須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子高不及二說西村回上答也西無南朝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是也高不及二說西村回上答也西無南朝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句當蕭又書表司長不近云西無南朝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一裏頭蕭又書表司長不近云西無南朝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日來者頭蕭又書表司長不近云西無南朝也皇望子也皇和爾大山大山有無爭競事為甚未了

更字事使近照問甚朝立杜山定宗界人會北興年未事不純
要隨已副上據云是順界再脚地為後其未兩宗因了如何今中請御
南行了因朝誰的分義至榮為界東好北和此往各直早見日無御
朝北當甚廷敢實白軍已侵界東至多界爾人回差聶了說無御
文朝別不最浪有南公了耕天至多界爾人回差聶了說無御
字白無且信舌文朝文當過池買年人山意文官再當其特李
但有可將憑說字皇過多冷地馬不聶下尚字定友甚餘總來回
交當理來他話照帝來年泉分城欲再聖未照奪別耕李了勸書
太年會看語又驗必稱別河舊西爭友佛曉純分立南回也酒酒
師往今過言低無不天無後以至焦是直以尋白封朝地日有蓋折
自回只便交語純肯池可來近北家時侵北就了疆地鴻和久員
去文差了我謂答更廟理會奪大寨南朝過帶畫多年子南大山
檢字使也問曰是移地屬並只橫南朝過帶畫多年子南大山
看案副純書昨日朝動南有於嶺至各南久形年勢也子南大山
管檢來答表日朝動南有於嶺至各南久形年勢也子南大山
不可回南若來公也朝兩天為鴻差朝年勢也子南大山
差以謝朝有者事其甯朝池界和官地以子更天朝山山問昨
錯照更應文太若被化文廟因爾同土六蕃說甚有北定兩地祇
飲證不副字師無髮軍照并北界山重朝嶺與事有北定兩地祇
罷何帶北國官文照并北界山重朝嶺與事有北定兩地祇
起須文朝信照字又驗北別人北立仁為北理南朝二處界候

又隨行李回狀今月六日離新添館路中今有北界馬協
司徒續後甚好趕來相祇云別有甚久住不路中今有北界馬協
是喜慶甚好趕來相祇云別有甚久住不路中今有北界馬協
行人疆界安樂回歸協又云別有甚久住不路中今有北界馬協
兒疆界安樂回歸協又云別有甚久住不路中今有北界馬協
界上住公事多時日煩惱昨來量得相公處學士為在代這些
來句只三日月走馬到駕前文和爾大該說煩惱子處學士為在代這些
雅再去了更不朝回將得文和爾大該說煩惱子處學士為在代這些
又待再差蕭琳雅去南朝鴻理會卻為南與天池以東諸寨琳
只等再商量箇次便教過去歡太帝后亦見朝有泛館使來到了
說得理道甚量箇次便教過去歡太帝后亦見朝有泛館使來到了
皇帝南朝道甚量箇次便教過去歡太帝后亦見朝有泛館使來到了
恐惡模樣便朝是應副本後教過去歡太帝后亦見朝有泛館使來到了
南朝惡模樣便朝是應副本後教過去歡太帝后亦見朝有泛館使來到了
差來朝意度一如何朝是應副本後教過去歡太帝后亦見朝有泛館使來到了
不來職官一如何朝是應副本後教過去歡太帝后亦見朝有泛館使來到了
今沈侍讀得些小疆界不肯與商不肯確的公逐旋學士當的公更喜讀館使來到了
底事節不聞達朝使來說得何蕭琳雅分白顯了卻場但只商說南朝
一商南節不聞達朝使來說得何蕭琳雅分白顯了卻場但只商說南朝
肯商量何協將得不肯回答文量其蕭琳雅分白顯了卻場但只商說南朝
商量何協將得不肯回答文量其蕭琳雅分白顯了卻場但只商說南朝
說脫空實是協將得不肯回答文量其蕭琳雅分白顯了卻場但只商說南朝
館使累說南朝如皇此今與左藏代皇帝亦還甚熟後不職官朝也遂亦

深思昔年歡好更不理索鴻和爾大山分水嶺只於天
池中心為界此甚小事必是侍讀館使見後甚喜也
也回答蕭相公事何曾的當商量地界逐次相見實即
爭相織羅公事及甯化軍天池是南朝照據分白累經
其鴻和爾大山及甯化軍天池是南朝照據分白累經
兩朝差官定奪了當難移改如今北朝朝問當乃是也
帶說天池一節自繫朝廷不知如何使朝朝只於回內
又云莫相次走馬報平安行時必先去奏事此何喜
否回答只是循常例平安更下兵馬不難少未會此回
國信使副及甚有好事諸處熟集下兵馬不難少未會
便句當始一齊告田苗散一國上照是艱難今來皇
喜歡副進發後次日羣臣一齊入賀疆界不爭歡初五
日使副進發後次日羣臣一齊入賀疆界不爭歡初五
朝再結歡好甚堅固也莫也知道否回答不爭歡初五
癸丑提舉三司會計司上一州一路會計式餘天下會
計候在京諸司庫務帳足編次從之以惠州阜民監折
二錢十萬緡借廣州市易務為本錢從都提舉市易司
請也仍限三年撥還 詔京東西路轉運司勘會呂升
卿於太山上鐫勒文字是與不是祖宗御製碑以聞蔡

承禧言太山有祖宗御製碑升卿勒石其上故令案實
後轉運司言所勒非御製碑乃已先是王安石亦為升
卿言昨將碑本來石文多殘闕當是古碑上曰升卿無
他然古碑又何用鐫勒大抵後生不更事耳承禧為御
史即言升卿經學紕繆不當教國子且挾惠卿之勢崇
建親黨輕傲犯法招權慢上等事章既下中書升卿亟
自辨析惠卿又陳疾臥家承禧所論多寢不行但令究
勒名御碑虛實踰月乃罷升卿管句國子監 罷國子在
三日此據承 禧奏議修入 詔趙世居子孫并其乳母為即所居增
展舍屋免鎖閉房室

甲寅詔兩浙淮東闕雨令相度淮東役法王古因便體
量災傷當賑濟州軍以聞 古靖之子時為司農主 王

真賞台重監編 卷二百六十一 五

安石上詩書周禮義序詔付國子監置之三經義解之
首先是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為比而上批得
卿所上三經義序其發明聖人作經大旨豈復有加然
望於朕者何其過歟責難之義在卿固所宜著傳於四
方貽之後世使夫有識考朕所學所知及乎行事之實
重不德之甚豈勝道哉恐非為上為德之義也其過情
之言可速刪去重為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時頒行及
進呈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
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為比於文王誠無
所媿上曰關雎文王之詩皆文王盛德周世修德莫
如文王朕如何可比兼如陟降庭止之類朕豈不自知
其不能邪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義足矣安石曰陛下

誠或未能事事如是然陛下於陟降豈有愛惡之私心
乎是乃所以為直也已而安石奏臣伏奉手詔以臣所
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刪去臣雖嘗敷奏以為
文字所宜又奉聖訓再三但令序述解經之意不須過
有稱道伏惟陛下盛德至善孚於四海非臣筆墨所能
加損然因事宣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為懼不
以近於媚諛為嫌而上聖所懷深存謙損臣敢不奉承
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遂改撰以進上乃
頒行之九義序極其褒讚神考命安石改進此聖人之
謙德也安石退書其事仍偽造神考謙辭曰以此聖人之
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又曰卿言當為人法鳴呼言而世
為天謂神考比聖人之事也安石之言為自謂可以為天
法而謂神考比聖人之事也安石之言為自謂可以為天
甚矣凡造神考比聖人之事也安石之言為自謂可以為天
力庸短有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如有此之類

其誣不一愛君之士聞而流涕者豈一人哉且神考熙
甯之末既逐鄧綰尋出安石自攬威柄陟降羣臣多取
公議凡安石所逐無不收召故安石尤以神考陟
降為非而証造聖訓著於文字以舒其悖誦之氣上
與王安石論及官員不肅事安石曰震驚百里乃能不
喪七鬯上曰造言法令不便者官員耳朝廷但見官員
紛紛而百姓便於新法之情無由上達安石曰誠如此
此所以要耳目得人此據日錄二
乙卯宣政使嘉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張若水罷副都
知改耀州觀察使依舊提舉四園苑若水以病求罷故
也提點兩浙路刑獄晁端彥言常州違法給蔣轅官
地轅乃前兩浙轉運副使俞希旦壻之總麻兄詔轉運
司劾罪以聞後得何罪當考或朱本制去新本亦削去
丙辰昭化節度使康國公承顯卒申王德文子也上自

臨奠贈太尉樂平郡王

丁巳詔權秦鳳等路提點刑獄鄭民憲相度熙河路以
見錢茶銀紬絹分數增糴茶銀紬絹並平估毋虧弓箭
手如有未便具以聞上批河東饑民流往京西其閒
甚有丐食道路羸瘠不保旦暮之人其賑濟官程之才
等宜令速往

戊午詔諸路役人以事藝試補者委提舉司點檢內老
弱疲病經久不任教習者募人代之其弓手歲一案閱
每十人給錢千置銀牒以賞武藝優異之人詔判都

水監侯叔獻減磨勘二年丞劉璿一年殿直劉永年二
年以開訾家口有勞也詔尙嵐火山軍堪耕種地如

均給遷移弓箭手有餘更益以西陲等寨未耕官地堪

耕種者以漸增募弓箭手時河東與敵人分畫疆土而
弓箭手有遷移者故籍曠土分給之 司徒兼侍中判
相州韓琦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樞馬皆驚
上聞訃輟視朝三日發哀於後苑遣句當御藥院李舜
舉特賜其家銀絹各二千五百兩匹又特遣入內都知
張茂則管句葬事又就差知安陽縣呂景陽相州觀察
判官陳安民專管句葬事許即墳造酒以備支用聽數
外留占吏卒命同知禮院李清臣即其喪祭奠願恤其
家甚厚上自為碑文載琦大節又篆其首曰兩朝顧命
定策元勳之碑諡忠獻贈尚書令配饗英宗廟廷初執
政進呈琦贈官王珪言呂夷簡贈太師中書令王安石
曰琦受遺立先帝非夷簡比謂宜特贈乃贈尚書令琦

合加恩禮上即日批出無一闕者 太原府走馬承受

樂士宣言地界司韓縝周永清今在太原府如縝永清

赴代州日臣當同往或令臣先往上批代州等處地界

既按視了當亦無可預議者可速指揮永清還代州

御集六月二十八日事按永清以四月十七日受命本

傳云永清不願行固遣之俄復命李評同往永清上章

陳利害以母病乞還按是年七月十八日始命李評

同分畫此時永清已還代州矣本傳似差誤當考

詔歸明人增差都監及監當未歷一任者毋得別差句

當公事

己未執政進呈軍數上謂王安石曰併營事非斷而行

之亦不能了當人盡咎卿鄭俠上書亦云爾當考軍數
是夏南州獠叛詔秦鳳路都轉運使熊本往夔路體量
安撫經制渝州獠賊此據熊本傳實錄失不載此乃於

經制亦不云差秦鳳路鈐轄賈昌言量募兵效用但云
充夔州體量安撫司聽候差使又十月一日差劉從吉
替王振募人往夔州路體量安撫使兼熊本下聽候差使然
則本受命體量安撫審矣或又兼察訪也今依本傳載
之六亦云末新舊實錄並疎略如此更當考詳熊本集記
夔州路體量安撫經制渝州獠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六

神宗

宋 李燾 撰

熙甯八年秋七月壬戌詔寺務司不隸開封府先是入
內供奉官梁從政奏差提點寺務司見係開封府判官
一員管轄恐一司不須兩處提轄樞密院擬進依前降
宣命上批可勘會寺務司何等事合屬開封府已而降
是詔此據御集增入元年十月崇信節度使知大宗正

事宗旦降彰化軍留後忻州防禦使同知大宗正事宗
惠降霸州團練使連州防禦使從賁降左武衛大將軍
洺州防禦使屯田郎中諸王府記室參軍兼睦親宅講
書王慥國子博士同知宗正丞宋靖國內侍高品盧世

永降一官內西頭供奉官張宗禮降西京內品宗旦等
坐不察李逢入宮宗禮坐以兵書借趙世居皆會赦特
責降也 詔綾錦院監官李果衝替仍劾罪以聞果被
旨與工匠轉資稽留五十餘日上批果情涉不恭故罷
又批三司視有司稽違聖旨初不行遣亦令分析後三
司言綾錦院直受傳宣而三司不預知乃釋之 代州
言真定府北寨卒杜辛等十六人爲契丹所略害之詔
賜辛等家絹各二十匹後契丹復歸辛等未嘗殺也
癸亥上批河東路義勇保甲養馬每匹支錢歲計若干
速具數申此據御集要見知桂州劉彝言提點刑獄
許彥先轉運判官傅燮互訟燮指彥先納金珠而轉運
使李平一亦言彥先獨差官管句告發坑冶乞移彥先

別路體量理曲之人詔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喬執中乘

驛究實以間時彥先已除廣南東路轉運副使矣彥先

三月五日除廣西憲五月二十六日改廣東漕十月

月二十八日又委李之純九年十月十八日結絕

甲子樞密副都承旨西上閣門副使張誠一爲西上閣

門使誠一爲副都承旨三年特遷之 江南西路轉運

司言虔州江水漲壞州城軍營度修完用錢二萬二千

五百餘緡乞降度僧牒詔於本路寬贖役錢內給之令

轉運副使李之純提舉 右諫議大夫沈立上所集都

水記二百卷名山記百卷詔獎之

乙丑龍圖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曾孝寬爲龍圖閣直

學士 上元縣主簿韓宗厚爲光祿寺丞以宗厚興水
利溉田二千七百餘頃賞之 詔進納出身人有旨落

進納字者不以官戶例減役錢從司農寺請也

丙寅教八軍營陣副將左班殿直閣門祇候臧景權發

遣廣信軍景有武略前此知雄州歸信容城縣遼人憚

之使者薦其才召見以為營陣副將又擢之而有是命

仍詔景自今移文北界假洛苑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

詔左侍禁閣門祇候周宥母喪去職特給俸初令宥

句當騏驥院樞密院言騏驥院並不闕官詔特與添差

既踰月又有是命以宥舊事東宮故也添差據六月一日御集周宥本

未當考

戊辰兩浙路提舉常平等事比部員外郎韓正彥知相

州琦兄子也仍詔正彥過闕賜對面諭以照管諸孤又

詔聞琦借用相州公使錢二千餘緡其令轉運司除之

正彥 璩子

己巳提點淮南東路刑獄祠部員外郎盧秉權江淮等

路發運副使七年六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二日八月五日

俱合淮南發運司言自五月不雨揚楚州運河通泰

等州運鹽河皆不通舟船詔發運司開浚聽留上供錢

米給其費仍遣都水監官督視詔聞開封府界雍邱

等縣今歲放水淤田地分其未淤處清水占壓民田其

令提舉常平官按視如係民耕地蠲稅一料

辛未詔修經義檢討官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張濟葉原

劉涇候教授直講有闕日與差舉人各賜絹五十匹王

安石初議舉人酬獎欲與免解上不許不許免解據六月

錄上批劉奉世近因相度分畫兵將遍歷涇原等三

路發運副使七年六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二日八月五日

俱合淮南發運司言自五月不雨揚楚州運河通泰

路慮間見人材有當達於朝廷者令具以名聞 入內
供奉官宋用臣為禮賓副使以上批用臣製造諸軍鞍
轡一萬五千副皮殼鞍瓦四十面畢工皆用臣創生擘
劃省得官錢貫萬不少可優與酬獎故也此據御集 詔河
北東西路見倚閣累年常平錢令司農寺比市估量增
直聽人以穀折納仍遣官提舉

壬申中書堂後官兼提點五房殿中丞王充權發遣大
理少卿居數日又權發遣大理寺權發遣大理寺二

前揚州司法參軍張國安為光祿寺丞權檢正中書刑
房公事王安石薦之也十二月九日又遷 詔京東路監司各

具有飛蝗州軍及所撲滅所害田苗分數以聞 詔百
姓郭懷信通市易司違限罰錢聽輸同延二州先是懷

信自言請市易司鹽鈔既納本息猶以納不如期罰錢

千五百餘緡已納百七十緡而市易司又使增納百三

十緡乞輸同延二州省道路之費上批可勘會元請錢

因依進呈而有是詔 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知諫

院兼提舉三司帳司句院磨勘司范百祿追一官落職

監宿州鹽酒稅務曾孝寬張琥言百祿與徐禧爭李士

甯獄百祿辭有不實故也呂陶記問云范蜀公歸成都

言曰六郎除諫官時來謀欲辭免子告之日辭得 上
亦佳若就之難兩全不壞名節即壞身計今果然

批訪聞通遠軍三岔堡地近累有西人叫呼理索逃背

人口及失去牛羊地分官多不與應報或稱並無致西

人不絕辭說久之恐生邊事可令經略司選官一員體

量根究如有盜牛羊投來者盡送本界還之 河北第

十九將內藏庫副使楊萬等充夔州路體量安撫司聽候差使王安石言萬可了南川獠事也差楊萬等御集石薦萬日錄乃七月十九日今并書

癸酉詔坑冶旁近坊郭鄉村及淘采烹煉人依保甲排定應保內及於坑冶有犯知而不糾及居停強盜而不覺者論如保甲法 詔以新修經義賜宗室太學及諸州府學

甲戌同判都水監侯叔獻言逐年開撥汴口多創作生河侵掘民田廣調夫役官司因緣為弊近朝廷措置惟用柴家店舊口及遷左故道歲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今河防無事可以裁損乞從本監選舉小使臣二員句當汴口兼領雄武埽減罷本埽巡河使臣京西都大使

臣各二員所領河清廣濟依舊以六分為額減罷河清二指揮從之十八日叔獻所請可并此 詔河北歸鄉流民所過稅

百錢以下悉蠲之

丙子命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同判武學顧臨代沈括提

舉大名府澶恩州義勇保甲 韓縝等圖上河東緣邊

山川地形堡鋪分畫利害詔雙井水峪瓦窰塢分畫地

開壕立墩增置鋪屋控扼處並依奏石門子鋪如在三

小鋪外更不拆移其見安新鋪以東接和爾郭寨地元

非分畫處若北人言及即以此拒之如固爭執奏取朝

旨其白草鋪西接古長城先從北與之議毋得過分畫

地界其古長城以北弓箭手地聽割移上與王安石日

論契丹地界曰度未能爭雖更非理亦未免應副安石

日誠以力未能爭尤難每事應副國不競亦陵故也若
長彼謀臣猛將之氣則中國將有不可忍之事矣上與
石論據日錄疑此事即陳確所謂記訓也蓋安石實主
割地之議者他書可考也此月二十八日并十月一日
十一日云云並台考

丁丑詔權羣牧判官祠部員外郎韓宗師改屯田員外
郎初御史蔡承禧言宗師自提舉常平入為羣牧判官
故事不改左曹恐中書官吏以宗師宰相子故私徇取
悅詔御史臺定奪而御史臺以為轉運判官舊例依常
調但轉右曹今宗師以第二任通判資序權羣牧判官
與運判為一等而本房乃引正羣牧判官例改左曹非
是故命改正 手詔皇叔祖贈護國軍節度使河東郡
王承衍妻京兆郡君陳氏皇家尊屬進封康國夫人

又詔河東經略監司提舉司官體量百姓因歲饑流入
北界人數許人首告其實數以間所差官有嘗經體量
前申異同者並釋罪如將來別體量今有不盡當重行
朝典 上批檢取熙甯初始定兵額文字進入王安石
言中書每取兵數料兵食蓋常事前此蔡挺乃令人傳
語云不敢公然送去容密寫納緣樞密院嘗得旨若中
書取兵數即具奏故也安石因請自今乞依例應報上
從之於是安石又為上言臣不知兵數須密有何義理
也此據王安石日錄八年七月十日
七日事今刪取附熙甯兵額後

戊寅太白晝見 四方館使榮州刺史李評河東同分
畫地界評使遼甫還上復遣之尋有詔促評起發又欲
罷韓縝輔臣僉以為不須罷乃已再遣李評必有故當
考促評起發見御集

二十四日欲罷續據日錄亦二十四日事王珪會要七月二十八日李評同分畫地界下又云是冬復召韓續李評赴闕賜對續等受旨而往遂畫界至今附注此當考當并閤門言諸司使至內常侍有職事非繁重而止赴大起居者有初無朝旨例不赴常朝者有在新城外雖令五日赴朝而隔門不能至者其類不一今請特旨免常朝起居如故外東西作坊八作司文思院商稅院內酒坊酒庫水碾磨務市易務下界倉草場王府內知客聽赴大起居并朝會拜表官局在新城外者聽免常朝起居及朝請餘並赴常朝起居所貴朝請釐務兩不妨廢從之同判都水監侯叔獻監丞劉璿言近詔汴口并黃汴諸河埽河清廣濟兵士增募一分以八分爲額竊詳減罷客軍本欲省費若河清等例增二分則歲

費錢糧數倍欲依舊以六分爲額罷所差客軍仍詔諸路客軍額減五千人可併入王韶論不當罷客軍招河清致費財上曰但當論河清可減而已罷客軍非不利也安石曰誠如聖旨此日錄六月二十四日今附見罷客軍招河清是月十四日及十八

日所書要
不詳當考

已卯新知明州祠部員外郎劉瑾兼相度淮南水利詔知判官雜壓最高并未有連判之人結銜不帶同字以中書言知判官兩員以上方稱同而侯叔獻獨判都水監乃帶同字非是故有是命又詔官員合破諸軍迎接者計合到任日除往還驛程前一月發遣送還者除逐程占滯毋過一月詔淮南兩浙路災傷州軍知州通判令監司提舉司精加體量以聞詔濮王諸女

並視諸王女封號自縣主改郡主者凡七人此事當考以前不視何也

庚辰大渡河南邛部州山前後都鬼主苴尅為金紫光祿大夫行懷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州山前後都鬼主辛巳錄草澤王仲回為司士參軍不理選限賜錢百千仲回建言朔過嶺牘護民田賞之也 詔以新修經義付杭州成都府路轉運司鏤板所入錢封樁庫半年一上中書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從中書禮房請也初進呈條貫監司失覺察私印及鬻之者當行朝典上嫌其太重命王安石改之安石謝誠如聖旨乃臣鹵莽不細看所奏之罪也呂陶記聞云嘉祐治平間鬻書者為監本字大難售巾箱又字小有不便遂別刻一本不大不小謂之中書五經讀者競買其後王荆公用事

新義盛行蓋中書五經讖于先也

詔權御史中丞雜壓與正同官職

高者自從本班以御史中丞鄧綰言近歲中丞始有兼職既兼二職以上則自當從一高班序位而近者官司妄相凌越以致位序紊亂臣頃嘗申請欲令遵儀制而閣門乃分丞郎給諫為兩等獨令丞郎任中丞者依班圖序中丞本職若給諫為之則在廷立班序中丞位至雜壓則從本班如此則是中丞之位獨申於公而不得申於私也同職異儀臣愚恐不當如此故有是詔 又詔進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並先試律令大義斷案初自三人以下始令試法至是中書習學公事練亨甫言進士高科任簽判兩使職官通與一州之事其於練習法令豈所宜緩前此習刑名者世皆指以為俗吏

今朝廷推恩雖厚而應者尚少又獨優高科不令就試
則人不以試法為榮滋失勸獎之意故有是詔 詔權
知開封府陳繹奏請孕婦犯罪許會赦恩詔經疏決情
理輕釋之 詔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公事范純
粹太子中允檢正孔目房公事馬琬各罰銅六斤純粹
送審官東院坐在告追開封府吏治事琬坐不承受文
字也純粹初與琬爭韓絳頗為純粹解釋上不聽令送
御史臺取勘及是絳又不以純粹所坐為然且言純粹
有才欲別與差遣王安石言豈可因罪更升差遣上從
安石言遂送審官絳力爭弗聽乃曰陛下所見如此則
無可奈何即自劾 韓絳先乞罷相上謂王安石曰絳恐
五月十八日范純粹所坐竟未詳當求純粹事跡考究
御史蔡承禧言伏聞檢正官范純粹於親情家押貼子

句開封吏人理會中書所送文字馬琬送中書文字
與范純粹今見下御史臺勸諭有漏洩其損不細臣
軍國機要與羣司之意蓋須經術以諮訪至於體多
詳言廷置檢正官之有蓋須經術以諮訪至於體多
前言行以助官相之意蓋須經術以諮訪至於體多
字漸是致輕墮忽事之舉得佐公府不擇材祇為進
階白詞場小生新登科舉吏文義理多所未明亦預
王其詞場小生新登科舉吏文義理多所未明亦預
選其詞場小生新登科舉吏文義理多所未明亦預
功最如別無異能先廢罷公行推擇充選承禧所言
純粹馬琬此當考錄 權知茂州李琪奏臣竊見本州
四面並是蕃部住坐處別無城池限隔土人言每遇蕃
部小有作過則便至城下搶劫臣欲修築州城安集百
姓以慰遠人之心并乞就本州招刺士兵三百人以武
甯指揮為額又竊見利州路一州一縣敕內文州蕃賊
入漢界作過其緣邊鎮弓箭手寨戶等如親自鬪敵斫
蕃賊首級者每一賊首支大鐵錢四貫充賞如獲三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六

首級支賞外仍免戶下諸般差配及支移折變其鎮寨
將即候得替日量功勞輕重與優等句當或遷轉一資
臣勘會本州比之文州更為極邊本州人並慣習戰鬪
曾經捕賊今乞威茂保霸等州士兵依上條酬賞上批
李琪所陳理有可取宜相度速與施行御集二十一月
行與不行明年四月
壬午命知制誥沈括為淮南兩浙災傷州軍體量安撫
使太常少卿權判大理寺許遵同糾察在京刑獄詔遵
得視三路轉運使資序視資序據遵太常丞知司農
寺丞朱炎權管句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公事時遣蔡
確往河南諸監變轉支賣牧馬府界闕官故也詔開
封府國子監舉人併就一處考試仍以兩處解額通計

取人

癸未命權發遣提舉永興軍等路刑獄太常博士劉定
大理寺丞知司農寺丞汪輔之體量根究涇原環慶鄜
延路賑濟漢蕃災傷戶有無不當貸官穀及措置乖失
事以聞當究考崇政殿說書同管句國子監呂升卿權
發遣太常寺兼修一司敕升卿乞罷管句國子監從其
請而有是命蔡承禧劾升卿升卿既自辨析且乞劄付
承禧王安石上恐不宜如此若承禧紛紛則煩陛下
處置上乃已升卿罷國子監承禧故也事見前月二十
一月二十日及八月於是承禧又奏乞罷升卿經筵職
事不報承禧乞罷升卿說書據奏初宰執同進呈承
禧劾升卿事呂惠卿曰承禧言升卿事連臣上曰同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六

皇無害惠卿乞下升卿分析惠卿乃謁告上遣馮宗道
撫問召赴中書王安石又親詣惠卿道上意惠卿於是
上表求補外者三上皆遣中使封還又入劄子上復令
安石同王珪論惠卿惠卿再求對有旨毋復請入見上
曰無事而數求去何也惠卿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
自度不能所以求止無他願遂臣請上曰卿爲參知政
事天下事責不在卿一人何必爾惠卿曰頃安石之去
一時乏人所以受命不辭安石復來理當決去但蒙陛
下宣諭再三所以盤礴至今上曰卿豈以承禧故邪承
禧言卿弟無與於卿惠卿曰縱使承禧言臣臣爲參知
政事苟自度無過豈至爲之求去況臣弟分析事又如
此乎上曰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安石欲用新進卿不

欲之卿欲用曾旼而安石不欲邪惠卿曰此亦不繫臣
去就況安石未嘗言不用曾旼上曰豈以安石前日數
陳承禧事滅裂邪惠卿曰安石避嫌不得不如此臣何
訶之有上曰然則安石之來正宜協力何以求去邪惠
卿曰安石之來一切託疾不事事與昔日異前此安石
爲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反如此不知欲以遺之
何人上曰安石何以至此惠卿曰陛下所聽旣不一爭
又不勝百官紛紛莫可調御臣頃嘗略爲陛下陳之至
此亦誠難上曰安石必須見天下有可爲之理乃肯復
來惠卿曰然必是至此有不如所見故不安其位蓋亦
緣臣在此陛下意與安石協力者多其聽不一故不安
朝廷事可以無臣而不可無安石此臣所以求去也上

曰安石必不忌卿惠卿曰安石於臣何忌但陛下初用安石以其勢孤助之故每事易今日陛下以謂安石之助多節之故每事難就則臣之在朝廷所補者少而所害者多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今使大臣有所不得盡非國家之福蓋爲朝廷分別賢不肖是非極是難事斂天下之怨在於一身以及其子孫人主若不察卽不免苟且滅裂而已上曰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安石必不肯苟且滅裂惠卿曰惟其欲去所以苟且滅裂王忱不艱允協於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苟爲不然固未能責其不盡也陛下但致一以聽安石殫其學術則臣雖去猶在朝也上曰安石學術莫了得天下事否惠卿曰然上曰卿但參貳責不

盡在卿惠卿曰此臣所以可去也臣之所陳皆國家事而在臣之私又有往來其閒者不去恐爲天下笑上曰終不令卿去且但至中書惠卿頓首曰臣不敢奉詔既退上復遣中使諭旨惠卿辭謝再入劄子上亦封還且詔銀臺司毋接文字後數日入見上曰累遣人趣卿就職未見稟承惠卿曰臣數違旨不勝死罪但臣在朝有損無補陛下厚恩雖不許避臣之自度終恐難勝上曰無他事何須求去如此之堅惠卿曰臣去則陛下一聽安石上曰卿無過慮且可就職惠卿曰陛下數宣諭臣以參貳安石不識何也參知政事莫是參知陛下之政事否上曰安石政事卽朕之政事也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弟者意乃在臣上曰已曉無過慮惠卿乃復就

職此以上並據蔣靜所作惠卿家傳修入家傳又云承

等事凡十餘條為國子監考試官而惠卿妻弟方通在高

判差遣文思副使郭若虛降一官坐使遼不覺翰林司

卒逃遼地不獲故也 詔晚田闕雨遣官祈禱 又詔

淮南兩浙等路旱災遣官禱南嶽諸祠載祀典者仍委

長吏精虔致祭 命殿前司押教三班差使臧安國定

國各選少壯可教兵士五十人教習射法候精熟取旨

陞立軍額補義勇保甲教頭安國定國景之子年少熟

武藝尤知射法 甲申遣大理寺丞陳祐甫殿直楊瑋度汴河岸置滲水

塘為五丈河上源如可行即計工料以聞後祐甫等言

如此興置誠便於是都水監奏請乞令瑋管句興築祐

甫提舉從之 詔淮南兩浙轉運司相度所須出糴及

興修水利斛斗之數計會發運司截留上供穀應副以

司農寺主簿王古言奉詔體訪淮浙今歲旱蝗私稼無

望民必艱食乞豫為備也 六月二十四日古受詔 乙酉職方員外郎蹇周輔權發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

禮院請自今輟朝並輟前殿正朝如已輟而遇休假

或坐後殿即通理為數從之 丁亥省秦州通判司理各一員以長道大潭二縣析隸

岷州故也 詔提舉京東西路常平等事太子中允方

沃贖銅十斤管句崇福宮太常少卿趙丙降一官持服

人太子中允集賢校理許安世俟服闋與小處簽書判

官丙沃坐任太宗正丞不察李逢入宮安世坐以鉞龍

寶真台通監長編 卷二百六十六

乃遺李士甯也服除簽書濠州團練判官 詔武舉人
先試孫吳六韜大義共十道為兩場次問時務邊防策
一道與鎖廳人同考試馬軍司試弓馬差官監試初武
舉試格前後參錯至是始加裁定 熙河路經略司言
夏國錫碩克鄂則爾牒稱前後為漢家蕃部偷劫人畜
投南界累索不發遣請高太尉王團練今月癸未赴三
岔堡與錫碩克鄂則爾鄂迪駙馬會議牒稱大安二年
詔鄜延路經略司令保安軍牒宥州責以夏國久稟正
朔今妄稱年號又移牒非其地分邀邊臣會議皆違越
生事必是夏國不知未欲申奏請聞知國主其首領嚴
加誠斷究竟當考先是上批契勘近降指揮令永興秦鳳
等路安撫司委官遍往諸城寨取問緣邊弓箭手情願

請官馬著腳乘騎自管草料準備出入使喚者類聚聞
奏即不得抑勒其河東路河裏河外亦有弓箭手人數
不少即不曾核及可速依陝西逐路降指揮令經略司
委官子細取問疾速聞奏是日進呈弓箭手願養馬上
日固知其願如此因令具府界保甲養馬數及所免物
數進呈上批乃七月二日見御集進呈願養馬乃日錄七月二十七日事今附見

戊子七月二十八日詔涇原路屯泊就糧上下番正兵
弓箭手蕃兵約七萬餘人分為五將副總管苗授為第
一將鈐轄和斌副之姚兕為第二將黃琮副之姚麟為
第三將都監張繼凝副之鈐轄夏元幾為第四將王甯
內殿承制孫咸甯並副之鈐轄种診為第五將都監王
光世副之別置熙河策應將副以琮咸甯為之從王廣

淵請也

閏月十二日癸卯五月四日甲子

王廣淵言弓箭手蕃部見

欠錢九萬餘穀十萬餘乞許令今年秋成日於二年內

分作科次催納上批契勘涇原弓箭手蕃部兵累年災

傷人馬俱遭飢餓故逃亡死損數目不少今秋方有成

望稍得蘇息所貸錢斛若是并行催理實恐不易復致

窘迫逃散可依廣淵所奏速與指揮上批契勘河東

分畫地界所已兩次承準北人公牒欲於雙井地分期

約相見至今韓縝等未見迴報可速降指揮令具約定

二十八日可考

何月日與北人相見急遞以聞此月十八日九月二十

是月復置真定府并涇縣徙治天威軍即縣治置軍使

復河南府偃師鎮為縣廢緱氏縣為鎮 德州言民宋

靖刃左肋取肝啖父丙久疾為愈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六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六

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八年八月庚寅朔司天監言日當食雲陰微雨不見
詔聞嘉雅威茂州頃者雖時有寇略然不至大患
者蓋以山川險阻足恃故也今提舉戎黎等州買馬司
乃役兵匠開隘通道甚非守圉之利又增價市良馬亦
未見數其罷嘉雅威茂州開通險路具所市馬數以聞

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罷買馬司宋如愚劾南須知有雲
南買馬記可證此事今附注此嘉州峨眉縣西十里
銅山寨與西南生蕃相接界戶不滿千俗呼為小道
恨日罷歸意者以十月一日上寨守護謂之防秋至四
恨固無能為僅六七月百里有東密爾虛恨無能為也
至苴咩城乃入詔王之巢穴也其地東南距交趾西北
連吐蕃而旁靠蜀蜀自唐時常遭南詔難惟太平興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七

折山風抵徒大能煙燧後十施警處而坐爲道羣誘迹西都初
而俄物東躡布逾霾火蔽里網之之齋牌數於不西而諸王首
立望略密麻囊一鬱以以未苦或備之網月虛逞南不蕃然領
命及如之荏盛谷興待坐暮以操也大苦之恨佃夷來作不有
其華東墟生麻也欲夜牌即從弓每抵佃計以民和明梗與白
徒人蜀前蹤荏初雨事副相事箭望皆漁諸使從南疆義朝相貢者
皆違之此前三尋歸山莫其網架佃刀之竅具行詔有乃力有委約久塞
俯遽資四去囊爲薈日多將桐材徒族會平而屋以甌糧數人應募自諸
伏叫榮十路鱗蕃日暑或於上鮮平而屋以甌糧數人應募自諸
毋號又十路鱗蕃日暑或於上鮮平而屋以甌糧數人應募自諸
輒招前里自遺漢東或於上鮮平而屋以甌糧數人應募自諸
動羣此漸達麻買東或於上鮮平而屋以甌糧數人應募自諸
須蠻五見虛或荏既場或爲必瘴積徽飽草摯架重弓醢蜀之傾色自熙
與蛆七土恨荏既場或爲必瘴積徽飽草摯架重弓醢蜀之傾色自熙
有聚里田界分久蕃而人從竟山於其纏之四澗鑼爲則短桂將黃呼
老佐遙生苗十而人從竟山於其纏之四澗鑼爲則短桂將黃呼
髮乃見數稼有蔡從竟山於其纏之四澗鑼爲則短桂將黃呼
自具數稼有蔡從竟山於其纏之四澗鑼爲則短桂將黃呼
山中蠻其入生漢日佐境而木側之四澗鑼爲則短桂將黃呼
而紉鋤山日佐境而木側之四澗鑼爲則短桂將黃呼
下磬高川而之負不茂鑽然五卽以寢束刀以假呼

馬九帥轄之各國之在唐里成有三問漢嫁惜王密髮徐奉問
竟齡府司議有信翌都士喉都里驛何之姦椎悅王白言旨佐
不前命以罷差卽日王大喉趣故貴者羊蜀久齒我招何
留視通某明尋諭都世夫有至題苴與也抵刺之之落乃誘來
初犒國日年以市王祿不完大東咩華凡死豕繒有垂漢買佐
佐勞信有銅陝馬令多幸葺雪至城人如故夜錦馬死嘉馬長
受且招雲山西之諸聰爲者山戎而雜此飲飲且十矣之事揖
雲設誘南寨蕃而長挺賊遣至西諸東旬輒擇酒馬來復也俾
八以來人義就都各秀驅頭囊上毒王因八女女來迎鄉中茜諸
國給之轄馬縣貿形雄能渡河而伴道南至大雲所其狀抑不
都謂司若縣貿形雄能渡河而伴道南至大雲所其狀抑不
王回本卽干申易於旂隊語南所謂之詳趾東驛物遣使以惟厚東
牒路下委寨州而勞贈佐抵今頭審詢北驛借使以惟厚東
歸未嘉乃州而勞贈佐抵今頭審詢北驛借使以惟厚東
投嘗嘉乃州而勞贈佐抵今頭審詢北驛借使以惟厚東
帥有州楊申西贈佐抵今頭審詢北驛借使以惟厚東
庭楊通佐者路市馬等通南孫乃其至前行詰重已不密東
後佐判者路市馬等通南孫乃其至前行詰重已不密東
緣也郭奉鈴馬等通南孫乃其至前行詰重已不密東

寶貴台通靈篇 卷二百六十一 七

也頗出怨語元豐三年春三月生明日宋如愚東軒錄

壬辰命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徐禧

察訪廣南路常平等事詔州學教授自今先召赴舍

人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在職有不法事委州

郡監司體量以聞從中書戶房習學檢正公事練亨甫

請也上批句當御藥院李舜舉服勤左右多歷年所

檢身奉上最為愍謹令依舊供職候將來南郊依見寄

官資奏一子官餘人毋得援例先是舜舉常乞解御藥

院補外上畱之以其已寄諸司副使而畱則不預南郊

奏薦故特有是命河東經略司言準分畫地界所牒

已差晉州麟州代州通判赴所當句當公事及委使臣

馬仲良等五人準備使喚已發遣去訖上批契勘分畫

地界開壕立墩自有諸寨使臣及逐處巡檢未知用許

多文武官作何使喚可割與韓縝等令畱合用句當的

確人外餘並放令歸本任詔收養監裁減兵員其將

校委步軍司比類軍分移隸兵士依廢左右天廐坊例

施行從羣牧司所請也三八月

癸巳定州路安撫司上相度到沈括所奏敵人出入道

路合先據地利安置營寨事詔樞密院籍記先是括察

訪河北言定州北蒲陰滿城皆有廢壘若北騎入寇可

以發奇遮擊故也括初至定州日與其帥薛向畋獵略

西山唐城之間二十餘日盡得山川險易之詳膠木屑

鎔蠟寫其山川以為圖歸則以木刻而上之自此邊州

始為木圖定州城北園有大池謂之海子括與向議展

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家悉爲稻田弓新河水注之彌漫凡數里使定之城北不復受敵議者或欲傍西山阻嶮爲山寨以處避寇之民括以爲不然曰民當使之同安逸共患難若縱其寇至而潰則君誰與守兼頓斃道路先自屠戮足以助敵勢非策也乃嚴爲入保之法仍設關梁以止逃者設旂鼓興召之令舉河北西路可得丁百萬以臨邊圉皆兵也元氏銀冶發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以爲不可曰耕墾利於近商賈利於遠今開銀冶於極塞客聚之民一旦成市仰哺邊粟日耗軍食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眾則囊橐姦僞何以檢察朝廷歲遺單于銀以數十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價重而契丹利之昔日銀城縣坊城皆沒於契丹蓋北人未知鑿

山之利也若啟之使能自致則國中之幣益輕復何賴於歲餉之物其勢必攜鄰釁將自此始矣時契丹略漢境民不安於鄙傅城自歸而夷夏莫能辨守者無敢納賴敵退鄙之人幾肉於契丹括爲講坊市法嚴爲防禁使民各以鄉閭族黨相任分坊以處之謹啟閉之節坊有籍居有類出入有禁邊人爲安河北阻於大河惟澶州浮梁屬於河南契丹或下西山之材爲桴以火河梁則河北界然援絕括請設火備無使姦火得發定州北境先種榆柳以爲寨榆柳植者以億計括以謂契丹依之可蔽矢石伐材以爲梯衝是爲寇計也皆請去之時賦近畿戶畜馬以備邊不可得民以爲病括以爲契丹馬所生而民習騎戰此天地之產也中國利彊弩猶契

丹之上騎也舍我之長技勉疆所不能以敵其天產未
間可以勝人也戶馬法始二邊人之習兵者平日惟以
挽疆為格括以為挽疆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
為法如此詔可者三十一事自括初至定州以下至三
追附惟屯田議依會詔有蝗處委縣令佐親部夫打
撲如地里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仍募人得蝻
五升或蝗一斗給細色穀一升蝗種一升給麤色穀二
升給價錢者依中等實直仍委官視燒瘞監司差官覆
案以聞即因穿掘打撲損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
地主錢穀毋過一頃新紀書募民捕蝗易以粟上批
京城南張使者廟訪聞比歲都下之民禱祠多得疾愈
近以皇子憫經月不安曾遣使祈禱仍祝以苟有嘉應

即當封爵今其疾日就痊除可特封嘉應侯御集四月

故錄

甲午罷禮賓使權發遣河北緣邊安撫使沈披令監司
案其不職事以聞既得實會赦免推治特依衝替人例
降一等差遣衝替乃十二月四日事并司農寺句當
公事杜常言裁減熙州隨軍蕃部公使三庫合支錢物
詔常如所減數著為例冊申司農寺詳定仍詔常取河
岷通遠軍公使數裁減以聞
乙未徙太子中允權發遣開封府推官王欽臣為羣牧
判官仍罰銅八斤坐知開封府陳繹出禱雨而欽臣擅
判辭狀繹劾奏故也禮院言皇第四子無品秩今葬
永安縣欲依故事用一品禮從之都水監言河流變

徒乞令疏濬司因今河勢疏濬詔外監丞司及程昉同相度合疏濬處分上下兩節疏濬手詔聞陳潁州蝗蝻所在蔽野初無官司督捕致重複孳生自飛蝗已降大小凡十餘等雖自此漸得雨澤麥種亦未敢下蓋懼苗出卽爲所食根亦隨壞若至秋深播種失時則來歲夏田又無望矣公私之間實非細故其令京西北路監司提舉司嚴督官吏速去除之仍具析不督捕因依以聞詔河北路諸縣弓手依河東路畱十五人或二十人充白直外餘以上蕃保甲充數

丙申工部郎中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謝景溫爲遼主生辰使文思使高遵路副之太常丞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李定爲正旦使皇城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李惟賓副之

太常丞集賢殿修撰侍御史知雜事張琥爲遼國母生辰使皇城使姚麟副之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竇便爲正旦使皇城使曹誦副之後定免行以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孫洙代之麟遭母喪以東作坊使向綽代之遵路時知豐州召未至上批本州地控西北之地最係極邊不可闕正官乃令遵路還任以文思使王崇拯代之熊本言經制獠賊乞差秦鳳鈐轄賈昌言量募兵効用從之詔夔州路難得錢糧熊本處置邊州事所用大小使臣及軍兵等並須精選詔熙河路有功使臣未有差遣借職以上並增差內地監當其三班差使以下願換禁軍將校者比附安排又詔三路臣僚奏舉武舉人雖非土著別州有戶貫者並許收試

又詔江淮等路發運使張頡專應接高麗使入貢事
先委發運使羅拯拯已罷故也 詔聞淮南江東兩浙
路災傷州軍米價踴貴其令發運司勘會斗錢八十以
上處畱上供米毋過百萬石量減市價於民斗毋過八
十新紀書詔發運輸京師粟 詔官戶輸役錢免其半
所免雖多各毋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
兩州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隨所在輸錢等第不及者併
一多處以司農寺言官戶減免錢數及人戶兩處有產
業者出錢不一故也 墨史有此朱史削去云後已書蓋
出也今兩存之新紀於丙申日 書減官戶役錢之半舊紀無之
丁酉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元絳復兼侍讀學士絳坐三
司火奪職至是復之 奉禮郎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王

震提舉邢洺相州義勇保甲太常博士檢詳樞密院禮
房文字王伯虎提舉絳隰等州義勇保甲 別試所言
武舉人試孫吳六韜大義六韜本非完書辭理訛舛無
所考據欲止於孫吳書出義題從之 詔參知政事呂
惠卿罷提舉編修司農寺條例 賜秦鳳等路轉運司
銀二十萬兩募商人免稅入中糧草 熙河路洮西安
撫司言熟戶摩雅克族麥熟總噶爾引兵鈔略本司出
兵千一百人防拓經略司亦遣兵千人為聲援今嘉木
卓城一帶無事兵並放還詔賜防拓兵特支錢有差
環慶路經略司言蕃官供備庫副使梅重信內殿承制
閭門祇候蒙布等乞封贈父母妻詔依漢官例 又詔
河東陝西路緣邊州軍并外城寨受敵處依河北守城

法

戊戌右龍武軍大將軍均州團練使宗制宰相王允弼子也中書擬贈華州觀察使華陰侯手詔宗室名連宗字者皆太祖太宗諸王之後方今於皇家最為行尊屬近比歲淪亡相繼存者無幾送終之典理宜加厚可贈彰化軍畱後北海郡公著為例

辛丑召輔臣觀穀於後苑 詔江甯府倚閣四等以下戶六年七年逋稅以歲旱故也 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蔡煜言全邵州招誘平水等三十團峒首領楊晟進等納兵械歸明乞依例歲輸課米從之 壬寅詔諸州軍當畱廂軍工役大名府瀛雄州八十人餘州軍五十人非朝旨毋得抽差 詔隴山一帶已經

差官案視可耕官田德順軍儀州四千八百八十九頃已募三千九百九十三餘戶請佃四千一百七十三頃歲輸租計萬三千一百餘石其令王廣淵籍佃戶為弓箭手免所輸租不願者聽別募人具所籍人馬數以聞 鄜延路經略司言德靖寨蕃官李德平劫略西界財畜已差官根究還夏國首領勘會西人時於界首出沒理索人畜別無大段賊馬蓋因慶州荔原堡蕃部擅入西界劫略致互相讐報乞嚴戒荔原堡蕃部免致生事從之 上批樞密院見比較兵數及章惇所奏兵費事因何如此淹緩多日不見聞奏與限一月令了當此據當考詳日錄七月十七日章惇論密院添兵事上日章惇必別有意非特為添兵前乃乞畱中不降出劄子因進呈兵數須得密有何義理此或與上批相關兵數須得密已見七月十七日

癸卯詔韓琦子忠彥候服闋除直龍圖閣又詔孝彥純
彥粹彥陞一任端彥遷一官賜孫治進士出身子嘉彥
孫澡洽誠女之子王幾道並文資安排用遺奏恩也
中書言江淮等路發運使副並兼置茶鹽礬酒稅提舉
逐路巡檢兵甲賊盜都大提舉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
銀銅鉛錫坑冶市舶鑄錢等事職務至眾無絲辦集請
以江淮荆浙等路制置鹽礬兼發運使副結銜餘事毋
得管句從之會要繫之九月又略不同今從實錄會要
使嗣除所管錢物斛斗就賤處入買貴處糶賣或就近
便計置點檢綱運鹽礬事及諸官吏因本司事有違法
者許糾舉外其餘事並不得管句仍只以江淮荆浙等
路制置鹽礬兼發運使結銜從之元祐三年十月三日
崇寧三年九月

甲辰衛州言汲縣朝歌村保正裴公討為軍賊所擄弟

公詳率眾追賊奪公討以還仍獲賊首詔以公詳代公
討為都保正賜錢百千 三司言州縣以絲絲為賦舊
不收官耗及秤耗者請增收十之一舊收數多者自如
舊從之 詔熙河路以功補文學助教者召朝臣二人
奏舉注權入官三年滿無遺闕嘗得解者與注正官餘
奏取旨

乙巳常州團練推官曾昉管句福建路常平等事上前
此固欲與改外任差遣六月十七日又蔡承禧劾呂升
卿又以昉為言故出之承禧言昉科場小生略無聲實
輕儇陰狡依倚城社呂惠卿置在門下又令編修令敕
職為檢討曾無論撰之補忽侮同列動有呵叱之辱謬
為剛狷陰招權利臣初至京師嘗聞其人得為檢討慮

有異才及遇與語其人才乃奴僕之下者頃嘗登對陛下之明已悉其人別無擢用臣欲乞下經義所并令敕所檢會曾畋檢討編修有何勞效若無所備乞下屏斥於是又言畋奴隸小物卑事惠卿左右依倚為姦利口上讒自及第後即入條例司不一二年即為提舉豈曰為官擇人提舉之命雖未為監司在京視之則眇然在外道則可以廢置官吏利害民庶動關國家調度所繫不輕若以庸下輕浮小人雜廁其間不惟有害於事亦使一路吏民無訴至於轉運提刑其勢足以相執或有恣意妄施喜怒行遣官吏難與之較伏乞送銓院與合入差遣提倉之命乞別選人十一月十日改罷先是大理寺丞方澤除江西路提舉常平承禧并言澤才識庸下緣呂

惠卿妻黨以違礙選人入條例司未及三二年不應便

有此除又言澤為越州判司有不可言之穢行為人所

訴幾欲成獄本州庇覆得免豈堪臨長一路伏乞追寢

除命送兩浙轉運司下越州根究施行承禧言方澤先與曾畋同章澤

除提倉實錄不書今附此九年五月十四日承禧云云可考實錄乃於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載承禧言蓋十一月十一日

之命也今兩存之詔大長公主當降出其令內外

兩制以上及諸路監司訪世族子弟性行良善儀狀秀

整可備選尚者以名聞在外令乘驛赴闕上批在京

贖員營房差沈希顏管句以營房迫隘疲老失所依故

也荆湖北路轉運使孫楠言知保靜州彭儒武自言

欲遣子歸順畏師晏邀阻乞發卒修辰州北江堡寨以

備師晏仍乞差前管句文字著作佐郎陳向太常博士

備師晏仍乞差前管句文字著作佐郎陳向太常博士

秦中幹集及言權轉運判官周師厚沮邊事詔委桷專
處置對移師厚鄰路以向及中為荆湖北路轉運司句
當公事居旬日師厚亦言欲因師晏等窮窘建城寨招
納師晏等置於辰州然後進兵據其故柵詔桷相度施
行周師厚所言乃二十七日事今并書不知師厚竟對移何處當考

戊申詔內外宮觀寺院主首及僧道正舊降宣敕差補
者自今尚書祠部給帖 詔真定府路安撫司如北人
移鋪侵越疆界先以理道說諭止約或不從量以兵馬
驅逐毋輒生事本路言探報北人欲移鋪屋故也 詔
鑄錢監所鑄錢每緡熟錢重五斤若前代舊錢並聽行
用其不堪上供者許留逐州雜支二月十六日五日 詔災
傷州軍獲強盜該凌遲處斬或殺人或凶惡或軍人或

三犯行劫並至死或曾犯盜至徒經斷而又三人以上
持杖行劫至死或在重法州縣者聽用賞格餘降一等
賞之劫穀食者又降一等 軍器監乞詔逐路轉運司
應副材物於前五年取一年酌中錢數為額外收買聽
於上供錢帛折除非上供路即朝廷降錢給還從之
庚戌吏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韓絳罷為禮部尚書
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
中書門下班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
論政愈駁數稱疾固求罷而有是命絳本傳但云絳繼
局中書鈞考用度以均節邦計事滯留多不決數月以
疾辭新舊實錄並如此可謂疏略矣今參取別修存其
梗概邵伯溫見錄云韓絳初以論助役與王安石
石同復拜史館相為呂惠卿所不容出知定州 詔
蜀鄂州失催茶稅錢歲二萬五千七百餘緡仍令民自

熙甯七年復認舊額輸納以三司言自嘉祐四年茶法
通商至熙甯六年總十五年失催錢至三十八萬五千
六百三十餘緡故也 中書言國學開封府諸科舉人
孫義等訴所問題並挑摘三兩字至有重疊數十字者
試院亦奏義等嘗於簾前言朝廷欲廢諸科乞預行曉
示免使孤寒虛習勤苦詔並駁放內爲首者殿一舉初
義等既就試得所問義目擲試卷於地相率出外遮宰
相自訴詔取義目進呈而有是命 上批都城久失修
治熙甯之初雖嘗設官繕完費工以數十萬計今遣人
視之乃頽圯如故若非選官總領曠日持久不能就緒
可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宋用臣提轄修完有當申請事
條具以聞仍差河北京東簡中崇勝奉化十指揮及廢

監牧軍士五千人專隸其役軍士仍隸步軍司應緣修
城役使犯杖以下令提選修城所決之合干追照仍送
步軍司每五百人許奏轄殿直以下至殿侍一人督役
九月七日置廣固等地理志云熙甯八年九月癸酉完
都城元豐元年十月丁未告畢初修月日與實錄不同
考當 詔熙河及洮西緣邊安撫司自今月奏軍民平安
初並旬奏至是以邊事平息也
辛亥詔糴買糧草違法致虧官甚者監官及知州通判
並取旨降黜

壬子命池州司法參軍孫諤編定省府寺監公使例冊
條貫又命諤監制敕庫諤邵武人既舉進士試法中第
一故以此命之制敕庫用士人自諤始監制敕庫以楊
豐二月二十四日爲習學元
豐二年正月六日可考又詔澶定州北京軍器什物

各爲九庫 司農寺言保甲之法主客戶五家相近者爲小保五小保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諸路皆準此行
之惟開封府界五路則除客戶獨選主戶有二丁者入正保以故小保有至數十家大保有至百餘家都保有至數百家人數過多地分闊遠一保有犯連坐者眾蓋立法之初有所未盡欲令開封府界五路依諸路編排詔自今保甲三年一造簿編排開封府界五路候造簿日如所請施行 權發遣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利州秦鳳熙河等路茶場李杞言賣茶博馬乃是一事乞同提舉買馬歲以萬千匹爲額詔杞兼提舉買馬且以二萬匹爲額二年取旨 詔河東路民田蠲稅及八分以
上並權倚閣 司農寺言江東淮浙災傷當賑糶聞江

南西路穀稍賤乞遣知咸平縣殿中丞吳居厚計置及於荆湖路兌糶應副居厚豫章人也又言本司點檢諸路拘賣坊場河渡鹽井碾磴之類簿書滅裂欠失官錢欲委提點刑獄司選官取自拘賣以來至今年終文案并敕條驅磨申寺點檢校其驅磨精麤案爲賞罰從之
河東路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府十二州軍夏秋稅外有和糶糧草最爲弊法以其量支價錢雖遇荒歉無例檢放縱許倚閣亦次年催納雖官給錢布萬數不少而民所得微細全無所濟若直減一分而以錢布買一分糧草自可得足兼改爲正額卽送納割移事之簡便遇災傷例得檢放不煩逐時奏請倚閣詔河東都轉運司勘會以聞其後都轉運司言無例除放遂已
朱本制去以爲

不置施行新本
從之今復存此

癸丑司農寺言開封縣賒買粳米價錢六萬緡多失催
理無簿籍案驗又失催常平錢四萬餘緡并所散坊場
錢八千緡及不開修緊急溝瀆知縣胡宗堯乞差替詔
宗堯衝替令司農寺具前府界提點吳審禮劉淑蔡確
違法事以聞後淑審禮確坐各有失點檢諸縣違法事
展磨勘二年淑又坐不肯簽書發摘祥符縣違法事
農狀與堂除合入差遣仍令件析違法事以聞十二月
展年別與差遣今并書又言咸平新鄭白馬酸棗等縣
推行簿法均定役錢榜示民戶並無辭訴聞諸路官吏
多未通曉欲乞府界令佐造簿已畢通曉法意者從本
寺遣句當公事指教諸路造簿及推行常平給納新法

催理舊欠常平免役坊場等錢穀候一路指教推行畢
比較課最量材擢用從之仍候舉到官中書審察與差
乙卯詔司農寺支坊場錢三十萬緡為鄆州市易本錢
中書言審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皆親書節案乞止
令圈節付吏寫錄并減詳議官一員斷官二員從之
審刑院大理寺言有蔭人楊仲甫百姓賈沆等十一人
傳謗訕時政文字罪當徒會赦詔仲甫沆配荆湖南
路本城餘編管淮南京西路

丙辰手詔先皇帝自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
建為興德軍今潛邸建佛寺宜以本封之鎮名之可賜
額興德禪院賜淤田三十頃又詔自今在京及開封
府界聽行折二銅錢又詔絳州垣曲錢監封椿三司

銅錫本錢并腳錢內以十萬緡借河東轉運司市糧草
詔京朝官選人使臣等試經書律令大義斷案等上
等第一人與循資在京刑獄司差遣中等堂除下等注
官換官者準此 上批汴水漲甚見深一丈二尺可火
急令都水監那官一員前去上流相度減放須管旦暮
退落已而中書進呈水尋退落訖

丁巳提轄修完京城宋用臣言護龍等河逼城不可修
築乞度地高下開展河道從之 詔初除團練使以上

許陳乞親屬一人優便合入差遣遷節度觀察畱後以
上更陳乞一次 上批翌日教營陣可令曾孝寬暫往

觀視其法有無未安便者以聞二十八日上批要見後
軍於城南實錄亦在丁巳今從上批並入九月乙丑

戊午九日上批問樞密院程昉見造車在何處及已造

成若干數目令昉具奏 詔自今入內內侍省使臣寄

崇班已上資序者並不得本省一面勘罰如禁中違犯

卽按舉具事狀聞奏送樞密院取旨施行其有直奉旨

止令本省勘者聽臨時指揮御集係八月中書進呈

戶房乞下兩浙提舉水利及轉運司各差官定驗兩浙

興修水利不當事上曰沈括所差官卽運司管不得運

司所差官卽在安撫使轄下可差侯叔獻去否王珪曰

侯叔獻不可去王古今在河南乞就差古呂惠卿曰修

隄岸極是好事如民間蓋屋是要宏壯是要低小必宏

壯乃是隄岸要築得高但須量人力以漸爲之蘇州臣

等皆有田在彼一貫錢典得一畝歲收米四五六斗然

常有拖欠如兩歲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百五十錢而令一畝田率二百錢有千畝即出錢二千如何拚得此錢若興工當亦不為虛費又以五等法定田土功之法纔高低三五寸便極爭事田土豈能盡如砥平高田有低處低田有高處有取土遠處計料不盡便須陪錢米始得兩浙要開涇泲因取土為隄最為便昨來陳納乞如此立法沈括不以為然上曰元立法誠有不盡處沈括言涇泲太深則難車水僉曰沈括妄說蘇州田皆在水中惟患水多豈怕難車水但開得深則早歲可以畜水淺則易乾然開深最難必取三兩尺浮泥然後可以取土前日見括意便待與張靚做到底大抵人言事雖是一般違戾有沮壞朝廷法者不可一

例看上日出則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惠卿曰此事惟

陛下深察之

呂惠卿曰錄載此於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今附見沈括體量安撫淮浙在八年七月

二十三日張靚時為兩浙運副王古相度淮東役法因體量淮東及兩浙災傷在六月二十四日不知竟差古定驗水利否

陳納事當考

是月割昭州龍平縣隸梧州廢永州零陵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七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七

七

卷之三

上海圖書館藏

